

T856/1125(18)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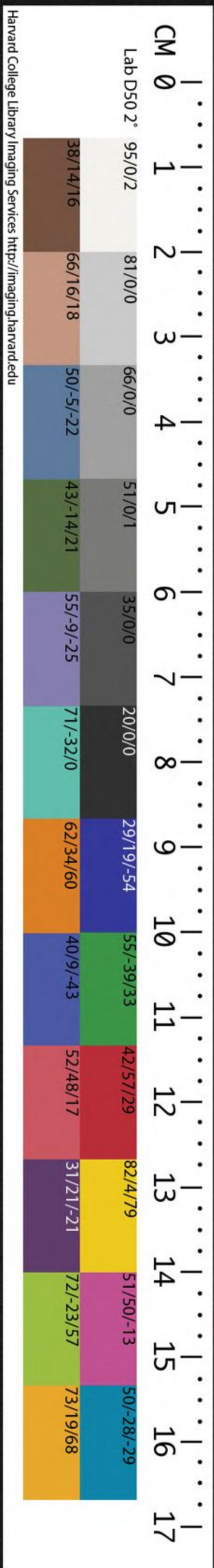
MAR 1 1954

18

四書滙叅

孟子三

十六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蒙引或謂天子之子為太子諸侯之子為世子非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

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仁山金氏曰孟子致為臣於齊歸鄒而即如宋

與宋句踐戴不勝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四書釋地是時楚

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楚隣苟有事於楚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

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顧麟士謂世子非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集解特書過宋



其非便道可知不以事大為急而以見賢為心秉彜之好發於誠然即此便可見性善處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

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夫之堯舜則

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精義問人性本明因何得有蔽伊川曰此須索理會也孟

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

則自堯舜至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按此是私欲之蔽前一層然論性不論

氣不備故程子必與揭明。語類問惟堯舜為能無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蓋有恬於嗜欲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

曰不蔽於彼則蔽於此不蔽於此則蔽於彼畢竟須有蔽處物欲亦有多少般如白日須是雲遮方不見若無雲豈

應不見耶此等處緊要在性字上今日且合思量如何是性

在我為何物反求吾心有蔽無蔽能充不能充不必論堯

如何舜又如何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

如此方是讀書

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

用力也語類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

者所以驗性善之實。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

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問人未能便

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

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

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

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

是善。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

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實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文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才不到此即是自弃故孟子下文再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暝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四書通孔子亦嘗說性善口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闢倒告

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吳氏澂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蒙引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者以仁義皆吾性所固有也聖人可學而至者以聖人與我一性也。輯語性善堯舜固直窮本原然正是接引庸眾以我固有之人皆可為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慶源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為孟子自著孟子自著此節。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自是記事體。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

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

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語類伊川謂性即理也一

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脩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孺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親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曰未發時那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蓋靜中有動者存動中有靜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見得動蓋動時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或問有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

而荀揚韓氏或以為惡或以為混或以為有三品最後釋氏者出然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為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羞吾說為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為是說以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置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為得性之真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餘直以精神魂魄至靈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微之理也且又不究秉彜之實德而指為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為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惜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以質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也按此條痛闢邪說因論性而并及之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或問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信也而亦莫之疑也是其漠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復冀其思釋而信從矣世子復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之言雖若怪之實則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語類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其本原一一為他啓迪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畧未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漏逗了當時啟迪之言想見甚好惜其不全記不得一觀輯語孟子此言固是滕世子破天荒平生未聞之語於其復來見坐立未定不曾開口舉似

却從何見他疑處劈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汗流下拜此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薦機近利處存疑疑者疑性善之說未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為堯舜之說未必然堯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幾及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道理在人一而已矣更無兩箇上古聖賢也是這一箇道理如今塗人也是這一箇道理說統世子之復見還是自信不過疑吾性雖善如何便做得堯舜故孟子言世子不必二三其意天下道理只是一箇下節歷歷引證使知聖人必可為教他狠下手只是為堯舜更無別法四書通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根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紹聞編夫道一而已矣正恐世子疑所言為高遠難行而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故孟子言這箇道只是一箇堯舜之能事即吾人之能事人亦只欲向前爾故我今亦只得以此堯舜之所能為者望世子安得有兩般說話

成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

滕文上 敦復堂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豈欺我哉覲古覲反

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

按此段猶只概論之詞到兩段乃實有所指○湯霍林日覲

之言為景公發勿認我吾字為白道憲按只渾講亦得

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

則皆如舜也

說統舜何人何等入而遂

予何人兩何字要善看言舜是

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摹擬

上着方有敢作敢為底氣象公若下孟舜人也我亦人也語氣乃是自忖自憂底光景

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

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

說統文王

我師是周公說底孟子把公明儀引來全要摹寫得公明儀信周公意象出○翼註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

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謂為我之師也○需類三子之事成覲若參較彼已顏子則知聖人學之必可至公明儀則篤信好學者也三者雖有淺深要之皆是尙志

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

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

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于此有箇奮發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鏤冰無真

實得力處述朱此正是要世子篤信力行處然只在三賢口中見有此意至下節方拍合文公身上說○蒙引吾何

畏彼哉以其道之一也

周公以文王為我師而公明儀謂非欺我亦以其道之一也此集註所謂既告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

者也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者言外意也○說統此節語意全要他意氣激昂勇於希聖底口氣一面證明道一面與下若藥不瞑眩緊相貫注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

眩厥疾不瘳眩音縣

絕猶截也仁山金氏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古人為學即見

為國上致力○條辨盡一已之性則已無不善矣推書商

書說命篇瞑眩憤亂文集大要為聖賢須是猛喫瞑眩之

退了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

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善類此章緊要節目其初在道性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勉齋黃氏曰歷引三人之言所

引書意尤緊切人性固皆可為聖賢學者固當以聖賢自

病方可與造聖賢之道耳○蒙引言猶可以自立也此於

性善堯舜之說何預蓋惟其自克而不安於卑近則必擴

必治矣此其體用一原之理又有不可易者○語類問滕

世子從孟子言何故後來不濟事曰亦是信不篤如自楚

的復見孟子孟子曰知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則是知信不

許行之術至淺下且延之舉此可見○問孟子初教滕文

公如此似好後來只恁休了是如何曰滕國小絕長補短

以為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告齊梁之○愚按孟子之言

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

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

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蒙引言猶可以自立也此於

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不能去則為愚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爾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

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事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所固有而為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欲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着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開曉學者最為深切所宜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着實下工夫始得接通章結穴在引書詞二句是孟子喫緊為人處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或問小註於心終不忘便見世子於孟子之言煞有意味○說統世子志行喪禮根源全在於心終不忘句得來此正真情所發見可見人性本善處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懇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動當世之人

心可見人性無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為也。○條辨只問孟子便有不問父兄不問百官意在。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

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

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

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存疑

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勉之也下三年齊疏飭粥是正告世子處。○說統通章大旨

只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句句相應。但所引曾子之言本

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

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

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

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

之禮也。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

為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為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飭粥

之食何也曰美服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為大本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

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

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

存不可得而馳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
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
此故常以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
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
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語類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
何益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
疏之服餽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或問小註孟
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達之
類不說到細碎上只說大經大本。曾子生事數語自是
汎論人子之禮如此孟子引來特以起下喪不可不盡之
意也。纂疏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
是無古今之異按言此以見
三年之喪不可不盡其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

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

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語類古宗法如周公兄弟

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

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或問小註三年之喪周公之禮

公滕叔之始乃後世不行三年之喪者故註云非周公之法本然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

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

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

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說統志言

立法者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指壞法者說吾有所受之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謂吾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未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壞法之祖為立法之祖耳按此與註義異然亦可參總因三年之喪之禮其廢已久自二國先君皆莫之行可見故父兄百官不欲姑妄稱志語以為世子告不復計志之本義云何耳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

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

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

粥而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

必偃是在世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陰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

按世子因父兄百官不我足恐不能盡於大事非是

遠欲不行三年之喪但恐行之而不能足父兄百官之心遂下能自盡其心耳此盡字正與親喪同所自盡盡字相

應故孟子告以上有好下必甚但患不能自盡其心無患無以足父兄百官之心或問小註謂然友數句自是反

躬自責語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

仍打轉親喪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

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以上皆孔子語只末一句孟子

言自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仍結合不可他求

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說統前三年之喪一段重禮字後君薨聽於冢宰一段重哀字然哀之一字正是制禮之原

○存疑然不可以他求此是因其疑惑之際而贊決之言當喪禮廢壞之欠了之生平又未足取信於人一旦欲行

禮而父兄百官不汝是誠是也然為子計但當求之於已
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他子但自盡而已故未復丁寧之曰
是在世子引孔子之言是說求之於已無有不應者按此只
鞭辟自盡非責人之我應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
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

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上踰
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

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

廬者於中門外東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孔疏倚
牆下倚木為廬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

知禮也慶源輔氏曰可當作皆係辨皆字意自在可字之

知禮也上曰字屬世子不屬父兄百官蓋以世子可謂為

是在世子之言而直承當之也五月居廬四句是未葬時

能自盡而感近人及至葬五句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

人。四方來觀因聞居喪之盡禮而來觀其葬禮也如孔

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一般不必指弔者顏色之戚二句

極寫自盡弔者大悅極寫自盡之感動人正所謂上有好

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
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
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
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
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

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幸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期以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巳方滕文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爲知禮者何耶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乘彘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有不能行何怪于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四書通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人

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益見人性之善而堯舜無不可爲也○精義尹氏曰聖賢之道繫於行與不行人之聞道在于信與不信滕文公信孟子其效若此而孟子轍環天下卒無所遇悲夫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慶源輔氏曰前云使然友

問後云使畢戰問此但云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即位固不得越國往見孟子此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

紉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

按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問為國即告以民事而集註以農事當之蓋即指耕耘收

獲之事為民食所由出者而言○輯語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制產意着民事二字可見制產原以為民非為君也

為民正以為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未及此惟其為民事人君輒視之為緩而不知其不可緩也○不可緩是王

者仁心仁詩豳風七月之篇

此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

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其七章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

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紉亟其乘屋其始播于往取也百穀此章終始農事以極言憂勤艱難之意

紉紉也

纂疏紉繩之紉也所用蓋野廬之屋者

亟急也乘升也

詩傳晝往取茅夜而紉索

亟升其屋而治之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

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

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

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急孟

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說然熟玩之便見得民事真不可緩之意君人者若能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為國

也思過半矣○輯語引詩所以證不可緩而詩語是冬間乘屋只在末句中看出民間閒時他事勤渠都只為此事

乃見其不可緩之至○條辨七月之詩言民事者甚備孟子不引而獨引此四句見農事正勉之時民不敢緩猶為

常事今於農功既畢入此室處之時而即亟於乘屋為來春播穀之計其不可緩為何如○存疑民事不可緩句是

一章大指通章皆是此意引詩是証民事不可緩之說民之為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之陷罪由於無

恒心無恒心由於無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恒產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明君必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自

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為庠序節又是說既富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即農事內蓋必教養兼

具然後為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民事上。故自使畢戰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

條辨民之為道道字只如云民之所以為民此節只言恒產所係之重無恒產必無恒心一無恒心必至陷罪一陷罪必至於刑推其由只因無恒產是一箇無恒產便是罔民了此不緩民事必在先制恒產○輯語恒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只就民說○蒙引無恒產而放辟邪侈以陷乎罪者仰不足事俯不足育救死不贍而不暇治禮義也○說統開口說恒產恒心便隱隱該下行動設學在內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精言惟罔民不可為故賢君為國必恭以

禮下儉以取民有制必字是斷然要如此語脈緊從上注下非贊誦賢君語也故下接為富不仁云云○蒙引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故曰恭則能以禮接下不可以為指恭儉之實也看則能二字○恭者必儉儉者必恭禮下取民則恭儉實德之流行也分田制祿二者相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輯語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是下面十五節分田制祿總綱由心德而推為治體由治體而極之制度其間煞有次第○禮下二句是恭儉之實事亦是分田制祿之實意不則恭儉不過聲音笑貌而下文井田學校等事亦僅帝王之糟粕矣○禮制相為表裏○此節是制法之本○條辨論道理是有恭儉之德而後能禮下取民有制論前後大意却是因說禮下取民有制而推原其由於恭儉按此二意一順一逆俱繫括在本註則能二字中○論制民產是分田法取民有制是賦歛法本文接上制產便說取民有制者以戰國之君只因取民無制所以壞却恒

產才有定產自不過取於民矣二事實一事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

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

小人每相反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為孟子不以人廢言集註則以為言雖同而所取

各異其說尤的當○條辨禮下取於民有制雖是並列然上承制產下接夏殷周之制恒產與其取之之制則意自

有所重况制祿原不外於分田此又可以會意而得之也故此節引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之說以見富取民有制不

可為富而害仁也○精言不制產而罔民為富不仁也取於民有制為仁不富也○說統此總結上兩節以起下文

意却重在為富不仁上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集解五十七十百畝是制民常

產貢助徹是取之之制而取之之制即定在制民常產之中故三而字是合說滾說語意歸重取之之制上制即所

謂什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

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

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

十夫有溝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

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周禮冬官考工
 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
 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入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趙氏惠曰鄉遂之地在國中遂
 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
 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
 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
 為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遂人掌六遂
 猶司徒之六鄉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
 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
 縣為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
 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
 遂廣深各二尺凡一夫所受之田間必有遂故曰夫間有
 遂遂上有徑徑之廣可容牛馬行亦所以通行於國都也
 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倍於遂溝上有畛
 畛之廣可容大車百夫有洫百夫萬畝之田也洫之廣倍
 於溝洫上有涂涂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千夫十

萬畝之田也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可容二軌萬夫
 有川則百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
 路之廣可容車三軌以達於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
 田為之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
 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
 畝外其澮橫此鄉遂之大畧也小司徒乃經土田而井牧
 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
 縣四縣為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地制
 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每丘之地縱橫各
 三溝四丘之田為一甸十字中為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
 為溝洫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
 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
 則以車連屬而言也○奉新陰氏照曰鄉遂在近郊遠郊
 之間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有溝洫涂路都鄙謂
 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齊整分畫但逐處
 畫為井田述朱此條與註異不可從雖丘氏論井田有活
 法謂鄉遂亦有可行井邑之地都鄙亦未必盡如指掌之
 平棊盤之畫可以盡行井地然此只論其常未參乎變也
 敦復堂

陰氏之說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此亦終屬偏見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存疑註明故謂之徹見不是通用貢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助二法而謂之徹也

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慶源輔氏曰此以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及下文九一而助

知其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

舍新安陳氏曰二十畝分為八家家各二畝半以為治田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田是也○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地地著謂安土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大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

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

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

不過什一也述朱下文云九一而助此又云實皆什一集

少之別非也算法各有所因耳合同井九百算則為九一

就入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算則為什一合公田私田總

計一百十畝則又為十一分而取其一商周授田之制止

有七十百畝之別廬舍止有以二十畝十四畝之別要其

取數大畧一般不必謂九一為多什一為少十一分徹通

而取一又加輕也大約其實皆什一一句足以概之

也均也藉借也摘訓徹法耕則通融而無彼此之分收則均平而無多寡之異是有廣大公平意思助法不於私田內取民之稅而惟于公田內借民之力是有寬恤仁愛意思○精言此節在什一一句分界上言三代制產取民之法同一什一皆為仁不富心勝下言什一雖同而助徹尤善以見田不可不井耳徹者二句若但疏解

名義有何意味助是助而不稅徹是通力合作計畝均分俱隨年之有無以為上下與貢法有常相反此二句正見助徹之善下引龍子言貢助之善不善詳言貢法而不復贅助者以助之善已提明在前故也徹雖與助稍異規模亦大畧相等孟子所陳助法是徹法中所行之助不是商人舊法觀方里節可見但徹法兼貢法在內故龍子只提助與貢比較而不及徹孟子恐人疑徹不如助特引詩以見徹亦是助緣足此句平提本旨按末二句就解釋名義中便即隱隱見助徹之善自是立言大指但在此處尚不宜十分顯露即註中通節逐項細解亦不宜用入本節預奪後文地○精義張子曰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使十而自賦其一也先生與二程先生論井法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要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先生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均埳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

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汗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矣○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不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擾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制亦隨時而加焉按此二說專論夏制於義亦通但此後遞增其數縱或有解於殷之繼夏終難解

於周之繼殷蓋夏時止行貢法田尚未井或可增添殷則井已成矣要增七十而百畝此豈猝乍可以改得此語類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語類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此恐亦難盡信○紹聞編朱子此疑頗與前所謂疏通簡易經綸活法之意相背程子與張子論井地謂地形不必寬平可以畫方只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又謂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此疏通簡易之活法也孟子之意亦猶是爾先王授民之田雖有常數而草萊之地聽其自墾則無禁焉故夏時地未盡闢則田少其限以五十畝者非故欲如此因其時力之可墾而為之數也至商時土漸墾於是平原廣野地可畫井處次第畫為井疆中公外私田有定分賦有定法聖人制度於是為密然其限以七十畝者亦因時力之可墾而為之數也至其崎嶇不可井處勢必因夏之貢豈可謂商能盡天下之地而悉為之井哉

貢之不變自商已然非至周始兼行之也特商時以助為主故賦法名助助有徹義故周又名徹墾田益多故進而為百畝大約新墾之萊其疆界以是為限爾非盡更易其舊疆也要知井田之法非一代所能遽成今人但知周之井法而不知商之井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間畎澮溝洫各有數度此周之井法爾商人蓋不可考也疑其時田有公私之界定其大分而已至周始成而稍廣其畝數豈有更易其已定之疆畔改七十而為百畝如朱子之所疑乎按此論視諸說較員然亦終存疑案未甚確然○日知錄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觀夫子稱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亦嘗自言濬畎澮距川則知其制不始於周矣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敦復堂

一王之興必將改彫塗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百畝其五十七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為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愚按孟子之說誠不無可疑求其說而不得歸諸丈尺之不同似亦有見然至以夏之一畝為周之二畝恐亦終為臆說也朱子云孟子推本三代只是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此為至論大全所載諸說紛紛率皆傳會而無當不敢存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

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竟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

言粒米饒多狼籍奔捐於地也戾字亦有顛亂

之糞壅也

糞其田而不足謂以其所得者供壅田之費尚不能給也

盈滿也盼恨視也

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

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

雙峯饒氏曰如常年五石納官凶年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

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湊

稚幼子也或問貢法大

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蘇氏林氏管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其不善若此何也曰蘇氏林氏管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為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

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
 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
 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董氏彛曰夏
 后氏五十而貢孟子與殷助周徹詎言又引龍子之說謂
 莫不善於貢禹貢之法在當時則為善在後世則為弊非
 法之過也人為之弊耳後世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
 命官之意而後禹貢之法可行得人而用則為良不得人
 而用則為弊○說統校數歲之中謂樂歲與凶歲二者之
 中也酌其適中之數而立為常法年有豐歉而稅無增減
 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非加賦也欲滿其常數
 也○精言以豐年為準則病民以凶年為準則病國酌量
 於不豐不凶之間使下可裕民上可足國必通數年校之
 而後得中先王立法原且多少苦心但妙處在有常而害
 處亦即在有常法不一定則或上或下吏得侵冒培克以
 為奸然法一定而無以轉移通變於其間則樂歲寡取不
 為恩而凶年取盈則為病矣助則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
 稅其私田樂歲凶年自盈自縮官不累民民不病國所爭
 只在有公田無公田無公田故不得有常不有常不有公田故得

以無常也龍子此論正見田不可以不井耳○聖人立法
 不先天以開人每因時而為政夏之時洪水方平禹則壤
 成賦立為貢法其制未嘗不善後歷商周承平日久規畫
 日精於是易而為助為徹始覺貢有不善處此時為之也
 蘇氏作法始於粗終於精之說是貢法本制原不及助林
 氏則以後世流弊言之然流弊亦即生於本制之中樂歲
 寡取凶年取盈其本制原自如此此其所以為不善也而
 助之善自隱然言外矣○紹聞編貢官無常田而歲有常
 額助官有常田而租無常額○蒙引上一節備舉先
 王取民以制之法此則從而裁其所宜行於今者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扶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
 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
 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

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

遂言助法。語類世祿是食公田之入問鄰長比長之屬有

而忽着此一句者蓋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

也故言此以起下文見二者當並行而不可偏廢即下文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之意况世祿雖行而

助法未舉則所取於民以供世祿之需者猶未出于王政

之本意今即其所已行而使并舉其所未行則不惟其所

未行者得因以行而其所已行者亦因得以正矣此句特

以起下文孟子之意固有在矣○說純味一固字隱然說

滕只是未行助法耳不行助世祿何所取給自然不免過

取貢賦故下遂引言周之行助以風滕此不重世祿上只

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條辨論滕所行之

世祿本成弊政蓋國小勢弱公族勢盛即欲不行世祿而

不可得况井田既不行徒以無規制之世祿過取於民豈

是善政但孟子本文却不說壞他世祿蓋厚於養君子猶

是王政餘意但一行助法則二者均得故註只謂與助法

相表裏而下文遂言助法也按前已以禮下與取民有

制並提後復兼言分田制祿則此句本自與前後相關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

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前楚茨三章為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

誦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共三章曰有滄萋萋興雨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

秉此有穉穗伊寡婦之利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

公而後私也詩傳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雨當時

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孟子集注卷五 滕文上 三 敦復堂

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
 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鄉田同井二
 節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許多好這也是大本大原處
 却不理會細碎○輯語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言助之善
 見徹之妙正在助耳看請野節自見非欲廢徹而行助也
 ○條辨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自文王治岐時已如此則周
 已助法與世祿兼行非徹法有異於助而孟子以大田之
 詩牽合之也看來貢法不用助助法不用貢周則都鄙用
 助鄉遂用貢監於二代而法益善非徹異於助而有公
 田與無公田之別也徹雖通力合作計畝均分然畢竟田
 有九區八家同井則公私了然何得謂其無公田也但助
 者藉也似有公田之分徹者通也宜無公私之別故曰惟
 助為有公田然通力計畝雖不存公私之形而實有小人
 養君子之實故下即緊合一句曰雖周亦助也只當重看
 亦字不可煞看惟字思按亦字是對徹而言惟字却對貢
 而言須識得各有指歸則亦字固不可輕惟字亦如何不
 煞○精言耕者九一耕初者助而不稅孟子言王政開口便
 說助只為助法有公田見田不可不井也惟助為有公田

單對貢說有公田為助無公田為貢此承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來雖周亦助言周之徹亦助耳徹雖兼貢助而行
 助處多周不行助則詩必不言公田詩言公田則周決然
 是行助惟助為有公田是斷案周之行助可據只在兩我
 公田句見前路徹助並提此云雖周亦助見徹不異於助
 以終徹者徹也二句意○愚按人指只申明治地莫善於
 助耳引詩援據公田為雖周亦助起家看由此觀之句自
 明任翼聖云八家同井殷之公田在私田外顯而易明九
 夫為井周之公田在私田中隱而難見此據周禮辨殷周
 異制若周原是人家同養公田孟子不消說此節了然如
 其說則方里節註中何以云乃周之助法此又不無可疑
 可見此等處過求明畫則疑竇轉開反失孟子當日言詩
 之妙矣大抵徹法原本乎助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
 不善則非民但以助之窮而補更之非以助之廢而盡易
 之縱徹法實兼乎貢山林陵麓不以井園廛漆林不以井
 要以助之善而益精之非以助之徹而必收之此時墨中
 語於雖周亦助義却看得員道得實總
 須識得助徹法雖稍殊而義實相承處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趙氏惠曰王制有虞

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於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皆鄉學也語類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耳問鄉學如何曰亦農隙而學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紹開編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有道德仕而歸者為之師民春夏出田坐於里門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居宅里餘子皆入學庠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序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閭里以上皆有學可

知人生斯世出入作息皆有教有師後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與農判常輕去士著而事遠遊行之脩廢無所於考而所教所學又與古異宜不足以化民成俗也○季安溪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為之少則不能中律今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為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序焉周人脩而兼用之而黨庠以徧此自古及今其制寔廣也黨近於民故主於上齒尊長而以養為義鄉近於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為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賓於鄉故脩乎樂容節而以射為義此則自下而上其法寔備孟子言必非無據也○精義伊川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名與王制所記不同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陳氏曰古者國學惟天子之都以及諸侯之國都有之自元子衆子至卿大夫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鄉學則隨所在而敦復堂

滕文上

酌立鄉里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於國學倫序也父而待用其不然者則又歸之農而士農乃分矣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

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慶源輔氏曰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

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條辨明人倫有起化原於上者有率循責於下者二意要兼看○精言學則三代共之對庠者養也六句皆所以句尚是推原設庠序學校教人之義人倫明於上二句才是教之事○雙峯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養與教二事非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宣滕文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朋友以道相親夫婦以義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愚按此義亦自隱含在內○或問先王之設學教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睹其效何耶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歌弦誦之間洒掃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

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脩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林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為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常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繆而復於先王之意顧皆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又獻通考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敦復堂

孟子集註本義 卷五 三 課本 敦復堂

與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上官之則為吏
 釣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
 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
 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
 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日習誦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
 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
 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
 者也白以其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
 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徑旁午
 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始視為
 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夫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
 之故矣按此與前或問一條大都感慨時事非本文正旨
 然所關世教人心不淺故附載之○輯語古之學校亦必
 待井田行而後可設蓋其規制義指與井田相依與今學
 校絕不相同按此孟子所以必言於助法
 既行之後恒產恒心其事自相為終始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

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

此可見語類問滕文公為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為後

法曰他當時大故展拓不去只有五十里如何做

得事看來渠國亦不甚久便亡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是

封建小國恐是燕韓之類曰然○或問小註孟子語滕文

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曾說便可以王是亦要大國

方做得○按為王者師正是聖賢放開眼界看若認作無

聊語便非看集註澤足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

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

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輯語孟子度勝時勢之不能與

見聖人大公之義然中主未免氣隨志墮故又勉滕行王

政見制垂可繼未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勵之文王

終身不玉然武周王天下之道皆不外文王治岐之政此

必法為師之明驗也○按此節自是承上文作進一步語

雖詩於文言新命孟子於滕止言新國固未可鑿定國新

則其命自新但就本文下一亦字對文王而言却未嘗無

歆動滕文之意歆動之正所以策勵之也子力行之何等

着實若仍粘上必法為師未免將此節看成復沓語意不

契緊矣○力行緊貼上制產與學而言子指文公諸侯未

而制產尤急故下文使畢戰問井地

踰年之稱也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

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

未越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

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

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慶源輔氏曰度孟子來滕

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雙峯饒

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只舉經字有

緯在其中○蒙引溝水界也溝洫之類也如曰澮曰川皆

是塗陸界也如曰徑曰畛曰塗曰道曰路皆是封土堠也

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

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輔氏曰若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而暴君汙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為己不知為人者則必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立才有慢心便日趨於弊壞○條辨商君開阡陌為田而經界盡失矣想經界之壞亦不始商執只是一慢字能使他漸漸湮沒彼此侵欺故行井地者不過就本來之溝塗封植一經畫之耳復先王之舊制非必創始之謂也○精言慢是惡其妨已不欲脩舉意暴君汙吏要貪暴多取不肯正經界既不正經界則豪強亦因之為姦矣彼非欲豪強兼并只是自便其私於此害遂不暇問了○豪強指在下者言貪暴指在上者言○法不貸於豪右斯有以正之則分田惠可及於癯嫠此豈可望於暴君汙吏

制祿可不勞而定矣紹聞編凡水陸古地不得為田者頗泄無經界則無井田矣故孟子以為仁政必自是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此法誠脩則田有定分而豪強不得以兼并井地均矣賦有定法而貪暴不得以多取穀祿平矣謂之曰可坐而定甚言其易也○助法以平原廣野畫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水道隘則不足以蓄水廣則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若貢法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墾闢故溝洫不言尺寸所謂遂徑川路者姑約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為溝溝之下為田爾按此段大意即請野節所載通考中說○後世拘於周禮遂溝洫澮井邑丘甸之形謂其必截然正方整如棋局故以井田為難行殊不知孟子當井法既廢之餘力勸滕君行之不過正經界之一語此一語誠得其要所謂疏通簡易經綸之活法孰能過之經界之中但足九百畝之田即為一井而出間水道則可聽其自治矣故程氏兄弟與橫渠張子之言井田皆不屑屑於既往之

迹而能不失乎先王之意灼然可以行於今。學者誠能熟考而深味之則有以知聖賢之作用果非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

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 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

人而耕者蒙引將始也言始必有為君子者是以分田制

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雙峯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

為祿分田始可制祿○新安陳氏曰分田以給野人制祿

以待君子君子小人不可相無故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正

見助法當行而經界不可以不正也○說統孟子初意只在取民有制及野人分田上但一行助法則有私田必有公田有恒產必有世祿而君子野人必兼舉而互言之乃完得箇助法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對下二節而言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此

見制祿即在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

分田之中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周禮司徒鄉老遂人

六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

人主六遂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

都大都焉遂謂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

王國百里外也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語類請野九一而助國

禮一一求合其說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

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牧之法按此二條野與國中之所以異者當以此若論地則豈可謂國中無當井之地野無當自賦之田講家動謂都鄙多平原曠野鄉遂包山林麓朱子却未曾如此說○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微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蒙引君子之祿所謂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皆有畝數決是助法之公田無疑然國家供費萬端又將於何取給故知貢法所取者實以給之○巨山金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精言此節不是辨野與國中形勢乃是言分田制祿之常法九一什一九與什即野人之田兩一字即是君子之祿助與使自賦即是

治野人使養君子本節大意只是如此○爰獻通考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使自賦之說其後鄭康成註周禮以為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遂人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謂九夫為井是也自是兩法晦菴以為遂人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註作兩項為是而近世諸儒合為一法為非然愚嘗考之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定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蓋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八居四旁為私而一居其中為公是為九夫多與少皆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始舉成數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夫自有十夫之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為井之文而謂遂人所謂十夫有溝者亦是以十為數則似太拘蓋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洫自洫而達於澮自澮而達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入夫之私田環之列如井字整如棋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

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洩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按此段尙未了其下大意已見。紹聞編載八經界節。○在翼聖曰周禮匠人九夫為井。遂人十夫有溝。鄭氏謂九夫為助。十夫為貢。此說誠然。因是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則非矣。蓋治地必因地之宜。地可井則井之。而以九起數。井之區無不九也。不可井則但許畝授之。而以十起數。悉可井乎。且鄭一言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又言王圻用貢。邦國用助。一言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又言六遂之地。在郊以外。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遂之地。且未審其所。在又烏知其為貢為助乎。夫天子之地方千里。以近二百里為國。宅國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邑。五百里為小都。大都。周禮六遂之官。皆降六鄉一等。是六鄉在內。為天子所食之地。六遂在外。為公卿大夫食邑之地。則鄭郊外之說得之。而以郊內為鄉。可也。烏有統鄉遂而概屬之國中者乎。且周禮於六鄉。明言九夫為井。下文明言鄉田同井。安見國中六鄉用貢法耶。遂人之文。明言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野之不可十夫耶。周禮於

鄉言九夫。遂言十夫。原屬互文。以見例不可判。然分盡此處。孟子就滕言。滕只合就孟子意發明。不必附會諸書。以益其誤。又此節言分田制祿之法。緊頂上治野人使養君子來。至井田形體之制。自有方里而井。節在○憲按井田封建之制。至戰國時已不可盡考。故孟子於此章云。此其大畧。班爵祿章亦曰。嘗聞其畧。必細加剖疏。似於爾時語氣。反覺有礙。况考核未必果真。卽朱子亦云。恐終不能有一定論。不如止就章意。及本註發明為得。又本文節首特下一請字。想見孟子亦只是就五十里之滕而言。旣不足具郊甸縣鄙之規。亦無甚藪澤山林之異。故第以野與國中二者別其大概。而治地之規模。已具信所謂疏通而簡易者也。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慶源輔氏曰。以其請野九一而

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
有強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精義伊川曰卿以下必有

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語類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

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或問小註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曰恐圭田亦只是給

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為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

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據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

此意看來亦是井地中事

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趙註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

也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集解上節言制祿之常法制祿固在位者之常祿而世祿以養其子孫雖是格外加

恩乃文王治岐之政與助法相表裏者故亦曰常制圭田與世祿又不同註補世祿一層見先王加恩之無已統言

卿以下者制祿自有定分惟此乃分外加厚之田故一視同仁無卿大夫士之別厚及先世正所以厚其臣而教孝

教忠之意皆在其中矣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

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

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

之田以厚野人也語類餘夫二十五畝乃十六歲以前所

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亦只是言大概耳未必曾見周禮也○或問小註一夫之外有未成

丁之餘夫尚未受田者是又以濟分田之所不及也○係辨圭田是養君子而念及君子之祖宗餘夫之田是治野

人而念及野人之子弟所以為厚君子厚野人而仁政之篤摯周詳於此見矣○按二項亦俱仍是經界中事亡友

張曉樓云圭田五十畝是由百畝而中分之野則分以同

敦復堂

三

三

三

井所助之半國中則分以同溝所賦之半與九之一什之一其數適相合而祿外之祿無不得其平餘夫二十五畝是田百畝而四分其一夫之田則各自賦已田二畝之半與野畝之半四分其一夫之田則各自賦已田二畝之半與野之九國之什其數亦適相合而田中之田無不得其均蓋上交請字直貫到此二節此乃從上節兩項內抽其零星錯落者言之以明合中分分中合而經界乃大正也須布算畫一歸併上節乃得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

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說約死者徙者舉無出鄉而人

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人安共業之風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為安土重遷盛世之象也。說純鄉田同井句是一節樞紐所以明無出鄉之故而即為下數句之緣起。困勉錄此節鄉字猶言一方耳不可作

鄉遂之鄉看禮書以鄉田同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疏

井句證鄉遂之亦為井非也疏

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可以投隙來。紹聞編死徙無出鄉以一鄉言鄉田同井以一井言下相友相助相扶持皆言同井之事各同井者皆然自

井至於鄉比鄉皆然則百姓親睦見井田之法既行不但有以厚民生而又有以善民俗也。集解此固因同井之故法制使然亦是久久相習民俗自然如此可益見助法

之善至於同井者如是則同溝者亦可知先王法制自非詳於野而畧於國或乃分析鄉田謂國中同井指野以鄉

為鄉遂之鄉者轉覺多事且集註訓同井為八家而於鄉田無明訓亦可見矣。文獻通考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

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

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艾千子曰此一段即周禮比閭族

黨之法後世保甲鄉約其意多出於此但古人以分田為務使其情意相聯自無渙散後世不均田制產使有樂生

之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束離散之民宜其徒為文具而民不堪命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合訂中公外私先

助法若周之徹法則公田雖在中私田雖在外然既通力

合作則更不分中外先後矣只因井九百畝句是周之田

數不是商之田數故集註云此周之助法謂以周之田數

行商之助法即是孟子所訂周之助法也集解周之令

作均分雖與殷異然井便分中外中外便分公私公私便

分先後豈周先王空畫一箇井字只取其通取其均而於

此等意義盡行抹去乎况既日計畝均分則八家各收私

田百畝之入君收公田八十畝之入公私較然則周之實

行助法可知註語斷非遷就愚按二條各有見但此等處

只合依文訓義不必經傳相牽慶源輔氏曰上既言助

法之善故此節遂言周之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為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說統此正是經界處方

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為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

公事畢以下則因上言井田形體而又帶言其中寓別野

人之意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

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

困勉錄同養公田四句見得官不侵民民不侵官故亦屬井田

形體之內董思白曰方里而井四句即前請野九一而

助裏面事公事畢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

此畝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之

風益見助法之善輯語方里而井節止舉一井規制而

凡助徹之所以分田制祿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

具劉上玉曰書有次第此章至此方說出中公外私井

田形制則前七十而助野九一而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

助皆宜渾淪若說明則此節贅矣按此固省文然語脉緊承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省文耳便見得野人之分宜養君子不妨竟主別野人舉

單自可見雙也說統謂即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之言並耕亦即就別字上見得
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四書家訓

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問潤澤之說雙峯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策解大畧只是大綱對詳細條目言不對潤澤言潤澤乃是其中因時制宜變通之妙非條目之謂也○賽台註

前七節皆是叙治法末節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行治法者與孔子答哀公人存政舉同意○輯語以上數節是孟子事末節是滕君臣事界限甚明按前對滕文○言子力行之後與畢戰言子必勉之到此乃一總敲實○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

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矢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張氏曰：井田王制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世人皆知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存。暴君雖去其籍，猶不敢易其名也。至鞅始蕩然一泯，其迹而掃除其阡陌，并與其名亡之矣。○雙峯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使成子如何，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至於溝洫，豈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與周禮已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耳。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貢法，阡陌是田間路，古人車制一車濶六尺，有餘兩旁，又翼之以人占田。

太多商君欲富國，所以鑿開阡陌為田。前此者侯欲富其田，井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索性壞却。○述朱井制雖云起於黃帝，然唐虞典謨中未有明文。府脩事和其時固教養兼舉矣。若行井田，何不一道及一可疑也。禹貢一書則壞成賦貢法，彰彰若唐虞已行井田，禹又何容更定賦法二可疑也。三代聖人創制立法，大抵皆至公無私。殷因貢之不善而改為助，民自樂從。若助法既善，廬舍溝塗既有成規，武周豈肯變易舊章，紛更多事。或云自七十而加一百，增田三十畝，民所樂從，然欲毀其已定之廬舍，已成之溝塗，勞民傷財，所得不償所失，民豈樂從。三可疑也。看來黃帝雖有井制，未必果有成規。而禹易之以貢，殷既七十而助，周未必更以百畝。然則孟子何以云云。朱子或問語類已詳辨之。凡古人制度有可疑者，無關義理，無甚確據，只隨書立說闕之可也。○爰獻通考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貧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黔首不能舞文以亂簿書，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異

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
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子奪校其豐凶以為收斂其東阡
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事乎考覈而姦弊
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諸侯既不知留心民事加以并吞
之後地廣人眾考覈難施故法制弛墮而姦弊滋多至秦
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
賦漢既承秦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令之遷除其
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姦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
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
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
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
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乎揆其本原皆由地廣人眾罷
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自秦至今千四百餘
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口分世業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
唐初才二百年而其制漸隳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
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
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
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

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公襲既
次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
田是強奪民田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精
義伊川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
倣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倣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倣肉
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
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

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
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
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語類孟子說制
度皆舉其綱而

已如田之什一喪
之自天子達之類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闌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

遷所謂農家者流也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按

農家者流只是力耕為事耳許行却是託神農之言以欺

世一為字中便隱藏並耕諸說在裏章首特書自為神農

之言者許行一句劈空立案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

嚴重如山便是春秋書法治野人養君子塵民所居也

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正與並耕相對

民塵之塵乃左右各三區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

之塵與後市之塵自別也捆扣拯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說統曰衣褐更見不用儒

衣儒冠曰捆屨為食便見是自食其力並耕意已隱然寓於衣食之間程子曰許行所謂神

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

方稱黃帝之說也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

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

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

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

妄乃欲以是行於戰國之時乎○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

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世小道必稱古聖賢為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節首提出陳良之徒即反對學許起土耒其柄也。行爲倍師伏案此亦春秋書法起土耒其柄也。蒙引相言蓋非面對滕君也上文則曰踵

必拘即作面對亦無不可。○精言陳相後雖倍師此時未見許行尚無異志負耒耜而來只是慕仁政非一負耒耜

便是並耕種子也。○按兩人之來稱說畧同而來歷與其伏案不可作斷案。○按兩人之來稱說畧同而來歷與其

行徑自別即負耒耜而至亦是不爲出疆而舍其耒耜意

耳。非若許行欲借此售其並耕之說也。故與上節俱詳叙

之。須兩兩劃開越激得起後面陳相之悅許行直是一落千丈。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

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

食糞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

得賢養音雍殮音孫惡平聲

糞殮熟食也朝曰糞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

民事也厲病也。集解滕君則誠賢君也畧作一揚止爲折

便是有道之賢君與民並耕而食糞殮而治唐虞三代後

絕未聞此語所謂爲神農之言者此也主意只在與民並

耕上糞殮而治帶上食字說下見必如此乃得爲賢有倉

廩府庫正對與民並耕不與民並便是厲民徒以自養正

對糞殮而治後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

之法。精義伊川曰儒者其卒必多入異教非其志願也其

勢自然如此只爲於已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按陳相所以盡棄其學而學許行者由於本來信道不篤不然許行一妄男子耳烏足以惑有來歷之人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故非浪語○蒙引陳相述許行之言所刺在滕君而其所刺則在孟子也○條

辨只一箇並字便是不分君子不分野人故曰陰壤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

子問而陳相對也蒙引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決知其然者以起下句之難猶將問以刃

與政而先問以挺與刃將問與少樂樂與衆樂樂而先問獨樂樂與人樂樂也孟子於折辯之際多用此法○曰否

許子衣褐陳相本以衣褐逃孟子之駁也然要亦逃不得孟子姑置之續以許子冠乎曰冠又曰奚冠恐其如衣褐

之說彼則曰冠素冠素乃布為之者也即曰自織之與至此則陳相無逃處矣曰否以粟易之則已自為孟子闢之

之地矣又曰害於耕則盡之矣然孟子欲多即事以辯故又有釜甑爨鐵耕之說曰否以粟易之不下曰奚為不自

為者以上文已有奚為不自織之言其意已見也○愚按此處尚是未了語看下文接言以粟易械器者便從他以

粟易之句另生出一番攻擊直至何許子之不憚煩乃正與許子奚為不自織句作長短參差對法陳相曰百工之

事不可耕且為亦是與害於耕句參差相對切莫認本節語氣已了如時解以種粟作一頭衣冠豈甑鐵板分兩脚

便不見孟子文章變化之妙矣○衣冠尚在一層進一層鐵直是耕以內下節械器即承釜甑鐵而言一層進一層

一步緊一步故本節語氣本不須合下而全○吳因之曰凡辨難攻詰須拿定一件做眼目則其理勝而辭達且

如此章闢許行並耕之說拿定自身且不能兼這一着為辨難發端故首詰以種粟後食一節看他何等間架何等

次第此等處不可草草忽過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餽之屬也。凡民生日用所資器皿皆是故該以之屬二字下。陶為甗者冶為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厲文亦兼百工言之說乃是因許行厲民自養之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言承其厲字而明辨以關之。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集解以粟易械器緊承上以粟易之此正許子事其不為厲陶冶自不待言趨勢便跌入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豈為厲農夫此其相易而非相厲情節顯然矣。言下巴見得滕君不並耕而食饗餼而治之

不為厲民却又追進一步只就他本身詰問且許子何不為陶冶何為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三箇何字一氣疊下分明是盤詰他。一箇何不耕且為也。陳相到此不覺直吐供狀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味一箇字分明投入孟子圈彙中更展脫不得。○翼註此節只承上釜餽鐵一邊說與上節俱是詰問之辭俱未斷定何不為陶冶與上奚為不自織相對。百工之事二句與上害於耕相對人但見說話多故另作一段耳實連上節俱是詰問語。○谷訂不可耕且為分明是說並耕之不可矣妙在不知不覺使他自巳口中吐出乃見前一路逼法之妙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

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

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此亦陳相對得理明處故孟子即此

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為而治天下乃可耕

且為與○按陳相先說言於耕其理已屈其詞已窮孟子

尚不遠折他復以釜甑鐵反覆窮詰直到他自吐百工之

事固不可耕且為然後一言折倒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

且為與此一句方折得極有力然則字如驚風掣電勢決

江河有此一拆下面乃得大暢其旨滔滔汨汨陳相直目

從吐氣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

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

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蒙引恐人只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為古語而以下

四句為申釋之辭故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

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

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條述首二句既將他折倒

却特地提起大綱來說天地間大綱有兩樣人亦大綱有

兩樣事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見各有

其事不必相兼下方用且字一轉見一人之身不能為百

工之事就陳相固不可耕且為之意而再暢言之見得小

人尚不能相兼何況大人欲兼小人之事然不能兼正有

不必兼底道理故又接引古語而以勞心勞力六句發明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之意蓋孟子文法反覆相

因展轉相足不可一平看○惟或勞心六句是發明有大

人之事二有字之意故只當兩兩平看不可側重半邊註

用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二句對說如此方

說得天下之通義出而非君子莫治小人小人必當養君

子之意自見矣○四書家訓義者宜也大人宜勞心而治

人小人宜勞力而食人故曰義古今凡為大人小人者皆

然故曰通義○爾軒張氏曰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上

大德呢私情而傷正體卒歸於不可行耳。○按引古語闕並耕之說正太簡切已無剩義下則引古人以證之。○精義呂氏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習聞其名而未見其象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勞佚平矣富有天下不為有餘貧食百畝不為不足則貧富均矣至於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役輕則賦重視其迹若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道如砥若夫以封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者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瀾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藥濟子禮反潔佗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

除治至此尙未盡平也。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上益難言之節首特提出當堯之時便已

暗闢神農之說矣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

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

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蒙引惟

濫草木得水則暢茂矣禽獸得草木則繁殖矣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偪人舉

中國多是禽獸之地此其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

上文相屬之大意也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蒙引當洪水橫流為害使於

之暢茂者道途既為之梗塞而不通而禽獸之偪人者又方巢穴於其中而不可避治水之功固無可施舜灼見其理勢乃先使益烈山澤草木既焚禽獸失其所依乃皆逃匿遠去然後禹得以施功於水土○精義楊氏曰舜之臣二十有二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臣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偪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臯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常叙宜如此也亦時焉而曰

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濼曰鉤盤曰禹津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泲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滄亦疏通之意濟濼二水名禹貢浮於河○導沈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山海經濟水

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初名沈水東出温縣西北始名濟水濼水出東郡武陽縣○纂語濟由王屋而發其同河而肆毒者伏見之屢易久為患於徐豫之區濼自大伾而來其助河以張威者揚溢之多端且直放乎豫兗之境此其所以均利用淪也○濼自大伾本水經注蔡傳濼者河之支流也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禹貢嶧冢導滎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據禹貢及今水路惟導淮自桐栢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

誤也○仁山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間兩縣嶧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栢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

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淪濟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纂語依集註看來汝泗入淮漢水入江而江淮並注海是淮乃汝泗入海之道江乃漢水入海之道故注江斷以注海為綱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邳溝通江淮則不惟漢入江并汝泗淮三水並注江而入海矣孟子時江淮已通想記者即就當時水道誌之但與禹貢不合耳。○語類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不與江通大綱如此說去按大綱九河濟漯是北條水汝漢淮泗是南條水。○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只是行文之失無害乎義理不必曲為之說也。○輯語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遷變一則孟子行文取大段不屑屑作酈道元也。○條辨文意只重疏淪決排以注之江海耳蓋必到注之而後疏淪決排乃有所用治水之績乃成故歷數之以見當日之艱難勞苦如此所以八年於外三過不入而不暇耕也水道偶誤亦無碍以上下義理不重此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與前五穀不登相應此可得只言有田可耕到五穀熟而民人育才是得食時事。○新安陳氏曰堯獨憂之所憂者六舉舜禹益而用之所憂

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掇耕字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為與句。○稱言此處只就禹八年三過上作一小結束提掇耕字以應本旨正不必拘拘向益烈段費幹補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四語

通節 后稷官名棄為之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后

稷名弃者其母有郤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課本以為不祥而弃之故以弃名說文種曰稼歛曰穡然言

教民則亦非並耕矣紹聞編句句字字不失孟子樹亦種也

藝殖也按當堯之時兩節宜上下通看自舜使益以下直

勢至此一歇下人之有道也另作提筆脫開逸居無教近

於禽獸又是一番可憂處聖人有憂之正與堯獨憂之相

對但云聖人則兼堯舜而言耳使契為司徒所以使斯民

之得復其性亦與前使益禹稷相對不得以兩節板分

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

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

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翼註人之有道謂人皆有

有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者而道之○精言父子

有親五句上冠教以人倫句五有字都從教來乃使之復

其有非自然而全其有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也此便是使自得之處慶源輔氏曰集註舉書以為證者天叙即所謂

此之謂也固有也勅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新安陳氏

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秩序本有此典勅正自我即天叙

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別而為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

惇典如言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

厚人倫猶惠也語類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即匡直堯

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

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

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運說民之用力於

獎勸以勞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而為來者則誘掖以來之

民之立心惇乎人倫而為邪者則約其情以正之民之制

敦復堂

行戾乎人倫而為枉者則矯其偏以直之凡此勞來匡直
 正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之自得其性也既自得矣
 則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
 之也○輯語勞來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
 加鼓舞作新耳德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
 ○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故謂強有以使之者固
 非也謂任其自得之者亦非也○說統加惠謂教民之德
 意也振只是無倦意思非勞來等外更有別法○新安陳
 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為司徒以教民
 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
 提撥耕字以照應獨可耕且為與句○或問小註聖人之
 憂民如此收攝兩節以起下不暇耕也○輯語聖人之憂
 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似應單承命契一件
 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結則統承為得也
 ○愚按上文一則曰堯獨憂之再則曰聖人有憂之到此
 下一總束曰聖人之憂民如此以見堯之舉舜舜之使益
 使禹使稷使契洪水方平又憂五穀五穀方熟又憂人倫
 迭至尋生無一不為生民計如此勞瘁何暇於耕此一句

是以堯舜作子兼總括諸聖人與上節雖欲耕得乎單就
 禹作一提撥者自別○此數節以一憂字為眼目見其為
 勞心之大八屢提撥耕字以見別於小人之勞力○節
 間編此上二節叙事下乃斷之關鎖得極緊極警策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

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

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新安陳氏曰接

上文三憂字發明出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
 用之則足以釋已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
 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欲
 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慶源輔氏曰舉農者之所憂以
 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
 可知矣○條辨堯以不得舜為已憂承上堯獨憂之舉舜

而敷治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承上舜使益掌火以下
四段堯舜之憂在得人任治所謂勞心於治人也大人之
事也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所謂勞力以食人也小
人之事也上只說不暇耕此方闕倒他耕為小人之事○
翼註兩為已憂即含下節為天下意蓋君不得相相不得
羣有司天下無由治也○或問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皋
陶配之何也曰皋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明刑
弼教為助尤多故舜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
盛固聖人之偶矣○精義問舜之時在廷臣多矣至傳禹
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楊氏曰舜使得此兩人而天
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
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
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
亦不可以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
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子夏亦言舜有天
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輯語禹皋
乃總舉之詞益稷契即在裏非謂舜所憂不得止在禹皋
而益稷契不與也○存疑上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為

治而不暇耕此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
要之得人意上面堯舉舜舜使禹益稷契便都有了但上
文方重急於為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至此則直露其意
見聖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
不必耕註中自見得有兩層意愚按此條分析節次
極清但不必耕意須至下文亦不用於耕耳方透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

亦有限而難久味一亦字便見得包上分人以財一面而

○慶源輔氏曰以已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為善則是有愛

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
而已○人者對已而言故有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
限教之者僅已耳故難久

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紹開編知聖人憂天下之大則知聖人仁為一身計也為天下得人也為天下得人仁之至也。不必分我所有而恩惠之所及者廣大矣。不必人人提耳而教而教化之所及者無窮矣。按集註以廣大言恩惠以無窮言教化乃互文見意須知可大可久合教養俱兼有之。輯語上文數憂字是緊接勞心來此為天下三字是緊接憂字落得人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也。所謂仁者原只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忠之此其法非得人不可得人正所以為天下也。天下兩字緊對上人字。有天下即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足以治一世之天下。特為之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為已憂也。天下字與上人字對看。眾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廣狹何如此之不變更有甚事。○徐辨此要見堯舜所憂之大為天下而不得人則仁天下之功無從施得人而不得可以仁天下之人則為天下之心無所濟在仁之成就處看。

重天下兩字在仁之所以能徧被處看。仍重為字也。重為字乃與上憂字對針。○得人以仁天下而仁究歸於為天下得人之人。此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九字須合看。乃得○精言恩惠廣大教化無窮。即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所謂其仁如天是也。仁在功業德澤上說。正見堯舜所憂之大。○堯禪舜授禹聖人大公無私。既得之後。豈患不能與哉。難在未得之先耳。故咨牧訪岳汲汲皇皇。有不能已焉。惟得人之難。此憂之所以大也。為天下得人。正勞其心以治人事。○愚按以天下與人易。只是極力形容為天下得人之難。而為天下得人難。乃正見得為天下得人者之所以為仁。而當其不得雖欲不引為已憂而不可得。看是故二字。只是一意相生相足。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援則訓法便有效法意與論語訓準字不同蓋上有為天下得人下有豈無所用心須隱隱關照也此亦宜與前後脉相

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關但不宜徑露耳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不以為

樂便自有憂勤意在紹聞編既言堯舜憂民之大及民之大又引孔子之言以贊其大有天下而不與亦舜之大

也因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也

○按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兩君字須着眼蕩蕩巍巍正堯舜之盡君道處既君天下安得不治天下既治天下

安得不心於天下是即大人之事是即所以為仁看三句只承上直接說○條辨若錯認無名不與將蕩蕩巍巍

都說入空虛無為去則正便於無所用心之徒豈孟子言大人勞心之旨要之堯舜本至大故大哉巍巍勞心之大

亦本非屑屑細微如堯只憂不得舜舜只憂不得禹畢此外更無箇事所以雖則天而實無名雖有天下而若不與

也○豈無所用其心哉所字即包上得人圖治等意○蒙引亦不用於耕耳謂其心不至用於耕也看於字○新安

陳氏曰至此三提掇耕字以照應收拾獨可耕且為與句不特辨闊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已辨倒許行之說

下文乃責陳相○述朱不得耕以勢言不暇耕以時言不用耕以心言一步深一步見聖人非獨不得耕不暇耕即

使得耕暇耕直不用耕此處方了結前註中不必耕意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

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

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

敦復堂

滕文上

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

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慶源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

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按此節語意，只重責相耳。說良之賢，正以見相之

不可倍。說師之不可倍，愈以見許行之不可學。故本節以

用夏變夷發端，魯頌節以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結，而並

耕之說之，非愈曉然言下矣。前後話雖兩端，意只一線，蓋餘意仍是歸根正意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

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

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

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

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

然。請喪夫子若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趙氏惠曰：築室於場，冢上祭祀

壇場，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去城十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

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丈六尺

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敢名者。弟有若似

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

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

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紹聞編有象之似蓋亦薰陶涵養而成三子之推先亦非無見者但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則未得以道尊聖人之義故曾子不可而言夫子之道德未易彷彿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此非見聖人之的者不能言也其所見

者聖人之心也非外也所謂本心瑩然一疵不存萬理明淨者也按此特對言行氣象看故云所見者聖人之心實則註中言夫子之道德自兼內外言不專指心體○翼註本文不是以江漢秋陽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秋陽所暴言聖德須如此看兩之字方坐得實○條辨聖人何待濯何待暴雨以字不是方以之濯方以之暴也言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無一點之汙無一毫之翳至潔白而有光輝如江漢濯過秋陽暴過者然○集解只是形容舉似潔是十分潔白是十分白皜皜乎不可尚則又誰得而似之○精言此節看去似四節細看止兩節却又止歸重一節相嚮而哭門人之不倍師也獨居三年子貢之不倍師也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見思慕之忱三子之不倍師也皜皜乎不可尚見宗仰之篤曾子之不倍師也此為四節由門人遞說到子貢見子貢較甚於門人由三子遞說到曾子見曾子較甚於三子此為兩節而曾子尤得其道觀下節云亦異於曾子可見只歸重此一節

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

於曾子矣駮亦作鳴 古役反

駮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蒙引非先

非字不訓詆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

同○獨言異於曾子者獨舉其不改所事與陳相正相反

者言為尤切耳○精言似孔子之有若曾子猶不肯事况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

木新安陳氏曰譬陳相由高趨下不如禽鳥之能舍下遷

以深責之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

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此美僖公之詩其第五章承上章祭祀

也其詩曰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

朱綾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

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試俾爾昌

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膺擊也荆楚

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

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新安陳氏曰不善變

節下喬入谷已足箇不善變彭子然尚只就陳相自身說

此則直以戎狄荆舒與上南蠻駮舌相照應見得如許行

教復堂

輩為聖人之所必誅而陳相顧惟是之學謂其不善變顯責陳相正痛斥許行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

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條辨開口說箇從許子之道便是承上倍師之意而辨之見許

子之道自有可從者故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孟子更一毫放鬆不得

神農而有是說也說統日中為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倡齊相安太樸巧偽不生與並耕之說只是一意

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

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

大小為價也慶源輔氏曰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由說得通此義未有人看得出至集註而義始

明○雙峯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並耕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子之說也按本節自有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在到得剖斗折衡則并長短輕

重俱無之矣下節孟子言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乃是進一層駁他饒氏說未免混看

○集解通節以市賈不貳句為主無偽莫欺俱根不貳來市價之貳以美惡精粗而貳之也只說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同價自是不論精粗美

惡了此為許子齊價宗旨布帛是兩種麻縷絲絮是四種未經辟績為麻已經條析為縷絲蠶所吐也細絲為綿絮

敝綿也麻絲是本然者縷則因麻以成絮則因絲以成又各有別五穀中種類不一價相若如長與長相同短與短

相同則價各相若非謂長與短同價也亦只布與布帛與帛麻與麻絲與絲同價非布與帛麻與絲同價也須認明

方見得下節巨屨小屨同價又是進一層比照說○前言並耕欲舉天下尊卑貴賤之等而一之也此言齊價欲舉

天下精粗美惡之分而混之也。陳相口中已隱有此意。故下節孟子即持此作話柄折辨他。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

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

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此三句以足物之不齊二句意

物不可齊便見。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

得價不可齊。新安陳氏曰情實也。自然之理即所謂物之實理也。○條

辨此非以理字解情字乃以自然之理解情字。蓋天生之物本來不齊。固是自然之理。即人為之物各有不齊亦是

自然之理。因其自然者而各予以不齊之價。然後物情乃安。物情既安然後人情乃順。而不至於為偽。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提清兩層以見

孟子語意就大小之易。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

明破他精粗之難混。大者哉。屨大小同則價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也。既比

則人不肯為其大精粗同價則人亦豈肯為其精獨。言屨者許子是箇拙履底人。故就其所明折之也。今不

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

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

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為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為賊

夫道况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混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集解相率為偽正破他國中無偽句。虛者為

偽實者為情。今不論物之情實是如。何只要混而一之。這便先處於偽。更何能使天下無偽。故曰相率而為偽。以偽

自詭子借也。相率二字該得廣正。所謂亂天下者。偽與情反。欺從偽生。孟子只提出一箇情字。遂令同價之說沒處

安頓惡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為偽上斷定見得許子之道
斷不可從○徐傲弦曰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
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之
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東陽
許氏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至亦不
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
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道辭故又闢其市
價不貳之說○愚按結尾惡能治國家一語不獨為末段
收煞直是結盡通章○精義尹氏曰異端邪說眩惑時君
各欲售其說者豈有既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
可謂盡善矣雖然古之為異端者則亦自處於異端而已
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道而志於異端邪說者此道
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或問
尹氏之說當矣然亦必有所指非徒言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
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璧 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

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說約墨子兼愛近於無父而

見即以此○說統夷之而冠以墨者別其初也語云夫惟

不病是以病病可想孟子託疾意○條辨曰尚病則病固

未愈而將愈也本動其再來請見之誠而以我且往見夷

子不來反答之正所謂觀其誠否也○四書通許行並耕

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

親泛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孟子所以深闢之○或問
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
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
而自得之耳固不親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
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
親與之
角哉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

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

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

相正也按我且直之云我且盡言尚程子曰墨子生不歌

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莊子天下篇古人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

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是墨之治喪以

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

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慶源輔氏

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陸象山曰所賤事親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若以厚道為是則學於墨者為何若以薄道為是則厚葬又為何所行與所學相反必有箇緣故只要他自省這一點厚葬底念頭○說統墨之教主於兼愛說箇兼愛則至親與路人總無分別故曰以薄為其道治喪第其薄中之一節夷子葬其親厚是他一點良知不泯滅處孟子却以所貴所賤顛倒詰他正欲發其良心而動以一本之恩使知兼愛之非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

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

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

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

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

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又曰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新安

陳氏曰之又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之殊但施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髣髴竊取儒家立

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條辨愛無差等是墨子本來立教如此此句是根儒者之道古之

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是說你儒家立教素以為愛有差等與我墨教不同而若保赤子之言則何嘗不有合於

我墨教又豈得盡如有差等之見此言何謂也是詰問儒

者之辭見儒家亦有解不來處若我則以為愛無差等自當兼在所愛之中而但施由親始不妨稍從厚以漸次施

之又何嘗失吾愛無差等之教也是自已解釋之辭謂以下二句解書皆所謂遁辭也語類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

子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

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

○文集問愛無差等夷子既如此說便當一親疎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

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抵牾信乎其遁而窮矣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

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紹聞編上節孟子詰難夷之本

是兩路擒獲他夷子於此若伸我之厚者是則與其道之薄者反矣若伸其道之薄者是則我之厚葬又無謂矣故

亦為兩救之詞意以赤子是一般赤子故愛無差等保之心是施由親始我之厚葬其親正施由親始之意初何

倍於愛無差等之教耶。○按夷子之意只是為其本教回護故孟子亦只就愛無差等上闢他。孟子言人之愛其兒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

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雙峯饒氏曰夷子引若保赤子來證愛無差等

孟子謂其差認了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精言此言何謂也。便要將兼愛坐在儒者身上。彼有取爾也。見儒者斷然非兼愛語意緊相注射。○蒙引言且無論愛己之子過於鄰之子也。視兄之子自是過於鄰之子則已之子益可知。○條辨親鄰之子不同於兄之子則保民豈即同於保己之赤子大凡赤子入井非赤子之罪以其無知也。故保民若保赤子以非小民之罪亦以其無知也。故保民若保赤子看孟子以赤子入井言之則非平安無事時而盡以民為無知之赤子亦非以民之疎如己之赤子之親也。○以上正解書言見儒者無愛無差等之事下方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正他愛無差等為二本之非。

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四書通本文云使之一本而集註以

自然之理釋之蓋才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為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為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應。蓋凡人事之所當然者即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

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或問天之生物

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為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子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

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為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語類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既是一本其中便自然有許多差等二本則二者並立無差等矣○問愛有差等此所謂一本蓋親親仁民愛物具有本末也所謂二本是如何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退與彥忠論此彥忠云愛吾親又兼愛他人之親是二愛並立故曰二本○夷子以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似知所先後者其說如何曰人多疑其知所先後而不知此正是夷子錯處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為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矣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親之言而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不知愛無差等之為二本也

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

命而自覺其非也慶源輔氏曰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始蓋愛必始於愛親因事親以立

其愛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有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為用也夷子雖陷於墨教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滅者此蓋秉彝之心也故其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或問夷子之既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也雖其陰陽離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內嘬楚怪反泚此禮反

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木之意

說統上文一

章骨子本節仁孝二字是通章關鍵 上世謂太古也

上世事大都是渺茫揣

字俱以時事情理度之而云然 委弃也壑山水所趨也

四書脈上世之委

也禮制未起不曉如何殯殮沒奈何姑置諸此他日過之

非偶然經過分明既委後不忍忘復往過低徊舉此便見

天性之切 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類額

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

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

他人見之而然也

若為他人豈有是泚哉中所謂一本者

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

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

集解引述上古

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以形容之全重中心二字正寫

出一本之真情自然流露有非二本所得而參者註着在

他人數句 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輦也於是歸而掩覆其

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

齊合註非為人泚此一本

此一本之事速盡於外使非一本則乍見之初胡為有是
泚既見之後胡為有是掩耶○條辨自其類有泚至而掩
之都見出於自然之不容已下掩之誠是也二句見
惟其出於自然而不容已是以有所當然而不可易此掩

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

而不以薄為貴矣掩之誠是也也字掩下言掩之誠是所

以薄為道而厚葬之中又自有許多儀文制度而文與情
使其相稱皆孝子仁人之所不容已矣○掩之誠是就上

世言則孝子仁人推開就後世言○慶源輔氏曰此又孟
子累其道詞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容已處深明夫惟

一本故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得同者而因
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固皆自

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為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

○雙峯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
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

見得發於不容已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

安却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為掩得是則孝子仁人

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

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

解墨氏以禮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偽故孟子舉上世禮

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原非強作也

通節就一本真切處疊疊形容歸到末二句上言外見得

夷子之厚葬有不失為仁孝者正以感悟之也○文集夷

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者蓋因此節極言非為人

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憮音武閒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

子已教我矣語類之字夷子名若作虛字不成句法○集

經點破倉皇悵望盡失所據之意蓋是其本心有戚戚萌
動處也為問方言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態命之矣

言不待面見即此已指示我多矣。一矣字有感傷不盡之神。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因

夷之本心之明而入之。有納約自牖之義。○四書通：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

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說統：夷子憮然亦足驗良心之妙。一撥便轉非其積習所能終昧。○文集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

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五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慶源輔氏曰：謂自局於小節也。對下所謂今一見之

大則以王，小則以霸。而言言不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見諸侯比小則以霸，又為小也。

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

伸者大也。精義：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南軒：張氏曰：謂屈已之事小致王霸之業大。

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
○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陳代以此
為問○條辨枉尺直尋即上五句意且志曰且字非轉語
辭見不但為我一人之私言且志亦如此說宜若可為矣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
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

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辭曰臣不
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
之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
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

美虞人之言

語類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
不避非其氣不餒如何強得○不忘二字是

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
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輯語在溝壑
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
厲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輕生歎美虞人與司馬遷傳
刺客游俠意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
天懸地隔

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

見之意

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
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

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
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
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
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
之○述朱引虞人一段只跌重不待其招而往一句主於
義而言也○不待其招是全無聘幣之加與非其招之失

又遠以此明不見諸侯之故已盡
下乃就枉尺直尋之非而正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

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

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

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精義尹氏曰有枉尺而

枉尋而直尺矣按此二語最簡盡又曰趨利而不憚於枉

安能直人而正國家哉按此二語乃結句中意慶源輔

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

辨浸浸不已其終并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

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梁無知曰此節提出

一利字便是孟子勸破世情語君子論義不論利所以道

不可枉若既不論直枉亦將不論尋尺而肆然無所不為

難道計利至此便枉尋直尺亦可為不成蓋甚言必不可

為也彼窮其流弊之說殊非正論按此較輔氏說實為真

警○說統枉尋直尺亦就其言反之耳不可認真亦可為

與此是反詰語是計其不義而不可為非計其不利而不

可為也○愚按甚言其不可言枉尋直尺之不可乃正見

得枉尺直尋之不可看似放下一層實則收緊一步看下文引王良事言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越顯得時

解呆看亦可為與大非當日語意○首節陳代言宜若可

為也此節亦可為與末節雖若丘陵弗為也三處前後照

應而此節為其轉關語極嚴厲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

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備考王良簡子御簡子伐鄭良自矜

其功曰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功也彙解請復非要辭賤工之名只欲彊而後可

之再乘也自見其長以明守法蒙誦之意彊而後可

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蒙引彊者王良一朝自晨至食時

也掌專主也謂王良想是使人謂之觀下文自非面語吾為之四句正見不可意範法度也

範字是活字言我為之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設機取捷不循馳道

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語類射者

御者都合法度方中良不貴之因言射亦有法一學射時便要合其法度某舊

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且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

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

做人不敢做底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

功詭遇而獲禽耳述朱以彼証此正可互觀○集解馳驅

自有法度我但循其法度故曰範我馳驅詭遇便是廢其

法度了蓋禽獸之來不皆當中或左或右在射者左右顧

盼迎而射之奚但是當頭者方能射左右皆不能射於是

舍御者之正法而驅車左右以迎之彼方就着射去而有

獲也詩小雅車攻之篇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出獵而選車

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

力今嬖奚不能也不失其馳謂御之者以其度也舍矢如

破謂射者以其度而中節也引詩要見

敦復堂

射御相成。變矣。不能意二句相連說。重下貫習也。謂之小人者彼

句看註中而字及今變矣不能也句可見。貫習也。謂之小人者彼

射無舍矢如破之能。并使御者失馳驅之法。非小人而何。

與小人乘。則必詭遇。詭遇非君子所為。故曰我不貫辭。掌

乘之命。正以守馳驅之範也。○按引王良事。意只在貫

與小人乘。為下文羞與之比。立案至其請復之舉。詭遇之

為皆是閒文。不必粘手。○雙峯饒氏曰。前引虞人明不可

枉見之意。言其能守義。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

言其能不忘義以殉利。○此節是序述體案而不斷文。

意直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方住須留下御者三句地。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

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必二反

比阿黨也。就上文不貫與小人乘而推論之。若丘陵言多也。就上文一朝

之。○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此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

守身。○愚按弗為也三字。詞氣凜然。對針陳代宜。若可為

直與他一刀截斷。越見得中間亦可為與。自是反詰語。此

為文章關鍵。不可草草看過。○精言前言如不待其招而

往何哉。是虞人之不若。此言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御者

之不若何哉。何也。俱是收繳上文意。總見無一而可。○存

疑自昔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言枉尺而直

尋君子之所不為。且子過矣。下又再進一層。言枉尺亦必

無直尋之理。援此又與陳代打。開後壁說。弗為意。方盡。○

語類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

枉已卽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乎。戒枉尋直尺而狗利。過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

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

孟豈不欲道之行哉。精義或又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楊氏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耳。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

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爲衡者。熄如火之熄滅以兵猶火故也。○蒙引通鑑

所謂犀首者卽衍也。犀首魏官名衍嘗爲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齊魏與其伐趙以敗從約。○條辨按史記犀首嘗佩五國之相印爲從長張儀亦多持兩端其後卒敗從約然亦不必盡專主連橫大約二人同時而不相能俱善遊說之術。○一怒則兵速安居則難解。並不論道理如何只以口舌亂人家國。○諸侯懼天下熄皆係於一怒安居此景春但在氣辭上說也。至其所以能使之然者景春固不知孟子下文拈出一順字來而二子之底裏盡現矣。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

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冠義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

有成也。已冠而字，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之成人之道也。

夫子，夫也。引禮至無違夫子止。未二句乃孟子之言。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

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

夫之事也。集解開口是焉得為大丈夫乎一語喝破下節未句方與此應。此節只以妾婦反對丈夫不遠

及大字之意。蓋以女子比儀，儀見丈夫且不是，况大丈夫乎。引禮雖兼丈夫女子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二句

只帶來引起話頭，不即對大丈夫言也。父命之必有命辭，本文不引意重女子敬戒無違起下以順為正耳。以順為

正妾婦之道。妾婦以此為正，則丈夫之不以此為正可知。按敬戒無違是妾婦之以順為其道也。阿諛苟容則儀

衍之，所以為順而甘為妾婦之道也。蒙引不是阿諛苟容如何能竊取權勢，使得諸侯懼懼他國懼也。本國諸侯

他却着阿諛苟容始得。雙峯饒氏曰：儀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

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耳。丈夫且有所不為，况大丈夫乎。說統戰國遊說成風，當時天下之勢上不在

天子，下不在方伯，全倒歸縱橫兩途之士，故景春艷之。其實皆是陰陽捭闔，窺伺人主之意旨而為之。故孟子鄙之

曰妾婦。按一順字，勘盡儀衍心術。一妾婦之道，斷煞儀行人品。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精義伊川曰廣居正位大

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語類大槩只是無些

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

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

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

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

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

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

才有私意則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只見分小着

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為此官則為此官當在此則在

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

是此三事。廣居是廓然大公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

人何廣如之。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

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為

上說。莊氏曰道一而已自其心之所存萬物一體而無

形骸畛域之限也則命之曰廣居自其身之所守規矩是

循而無徙倚遷就之意也則命之曰正位自其用之所行

蕩蕩平平而無旁趨曲竇之行也則命之曰大道。精言

道一也所居者廣所位者

語類大槩只是無些

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

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

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

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

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

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

才有私意則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只見分小着

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為此官則為此官當在此則在

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

是此三事。廣居是廓然大公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

人何廣如之。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

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為

上說。莊氏曰道一而已自其心之所存萬物一體而無

形骸畛域之限也則命之曰廣居自其身之所守規矩是

循而無徙倚遷就之意也則命之曰正位自其用之所行

蕩蕩平平而無旁趨曲竇之行也則命之曰大道。精言

於人也。由謂與民共由此仁禮義也所得亦即此三

者。得志志字從廣居正位大道發出來。獨行

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窮則獨善其身總不離此三者

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纂疏富貴則求得

心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隕穫

震懼故多挫懾其志氣。說統此又從得志不得志揭出

三箇大關頭經此煅煉方是居之立之行之底實證正與

以順為正相照應。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

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

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

敦復堂

滕文下

滕文下

滕文下

滕文下

滕文下

滕文下

滕文下

滕文下

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衍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此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己也。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按此之謂三字，是鄭重之辭，與上是焉。得三字相呼應。○四書通集註於三句雖平訓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愚按理固如是，然本文只是三平。○蒙引此惟孟子能之，儀衍所為件件反此，蓋居廣居必能以天下為度而不忍禍諸侯害蒼

生以就其一己之私，詭立正位必能以道自重，不肯致身於污賤之地而盜弄人主之權勢，行大道必能動與義俱而彼俾闖縱橫之事，又皆不屑為矣。○語類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如此。又曰浩然之氣須是養，居廣居以下，是既有浩然之氣。○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方能如此。

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文集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存疑孟子此章是以平生所得者見之言，看他何等氣魄何等力量，泰山巖巖氣象於此可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

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

雉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摯之

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為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

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出疆載之者將以見

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

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

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說統周霄本是諷其難

仕底主意而反以探其欲仕作話頭謂世有本不欲仕者

斯亦無怪其然惟意本欲仕而又難於仕便令人不可解

此是發問本意按發口問古之君子便隱然對今之君

子說意以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當是以古道自處故設

此問以探之徐倣弦曰皇皇如也連出疆必載質讀是

以未仕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愚按兩

分自可或皆主先有位而後失位亦通在已則皇皇在人

則弔兩則字總見古人之必仕而急字意已到弔即慰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徐辨霄之問不重在無

君則弔重在三月見得

三月為時不久而便至於弔所以為急故下引禮文無田

不祭亦即在三月上着解按周霄承孟子之言隨提出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眉承反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記祭義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粢盛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籍之為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耔終之粢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以稷為長在器曰盛。穀

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之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於三

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周禮考工記青與赤謂之交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而服以祀先王先公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

同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也。副禕皆祭服。蒙敦復堂

引蠶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繅今云夫人蠶繅者蠶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人治內事也

又曰土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

稷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蒙引禮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薦者不得以兼祭黍稷曰

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說統諸侯耕助四句

是禮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土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慶源輔氏曰此先王之制必如是然後能自盡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已心

不敢以自安而人亦以為弔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接輔氏原本不敢以宴以神言似與本文上下句意未融故

借易已心二字雙峯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

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為可弔弔其不

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蒙引不收以宴亦不足弔乎兩句只帶

惟士無田一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也徐辨士

之失位既猶諸侯之失國家故下先引禮言諸侯有國家

之祭而釋以無國家者之不敢祭然後引禮言士無田者

之不祭而釋以無位不祭者之所以足弔也諸侯自是客

士自是主論君子仕之本意不單為祭而失位三月之

有缺於祭孟子乃特因其無君則弔之問而推論之非無

故言君子之仕只為要祭而不祭則急於求仕也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集解此問重出疆二字出疆與三月對看見得

久者隱然見已挾一見諸侯之具而猶不肯往見諸侯此其所以必載贄者何為言下似益疑其急正言外越無解於其難乃着着用倒跌法

聲舍上聲

集解以耕例仕見各有所主也農出疆則已失耕士出疆則已失仕然農出疆仍即要耕士出疆仍即要仕下句只就耕上見耒耜之不容舍而出疆必載質意自明○按農以耕為業即以耕為心業在是故隨所之而不容弃心在是故一舉足而不能忘而士之以仕為業以仕為心亦猶是此其出疆必載質以視夫失之三月而後皇皇其情更有甚焉者周霄聞之故以為如此其急而後乃得發其難仕之諷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妁音酌隙去

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

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

也。說統難仕指不見諸侯說此正是周霄發問本意

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

亦媒也

說文媒引合也妁酌也

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

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

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精義尹氏曰進不以義未有能行其道者也故君子難之

而仕直鑽穴之徒與南軒張氏曰士之欲仕亦其常理也然而必也守道以待時可進而後進若謂仕為急而不

由其道以求之則與兒女子之鑽穴隙者何異。慶源輔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為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而已。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鑽穴踰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人君之招屈已徇利枉道事君直與兒女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信身也。說統通節只重又惡不由其道一句。道字正與穴墻相照。所以發士人羞惡之心。男女室家本是父母心一失身則為父母國人所輕賤。仕以行義本是名教事一不由道則為萬世名教所不容。至於成功業不成功業又置別論。按周霄本欲諷孟子之難仕却轉從急仕重重跌入意謂孟子已入其彀中却被孟子提出一道字便將他說難說急種種俗腸都一齊壓倒蓋離了道看急與難便割成兩橛。若以道作主則難中有急急中有難自並行而不相悖。此孟子歷聘諸邦而終守不見之節信非霄輩所能知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

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繼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爲泰陋矣

○馮少墟曰從者是弟子後車即是弟子之車蓋孟子爲賓師講學列國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驛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食如宋薛餽金季任儲子以幣交之類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泰訓侈以過分言。條辨不以泰乎便照無功說孟子如其道云云亦便照有功說但俱未露其意按道字當理字看言只論理當受不當受尚未及有功無功。子以爲泰乎是以泰傳食之心推之必以舜爲泰矣不必又找以傳食爲泰意。精義尹氏曰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道而享聖賢之奉士之所無愧也非其道則何可以受如其道則何足爲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之心度之何足以知聖賢也哉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條辨無事即無功故註以無功釋之此事字貼定諸侯說見傳食於諸侯而無一事有功於諸侯故食人之食為不可

可按功字在下尚宜渾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

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

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

正解如男耕女織是事其有功於衣食是

功通功者不執定此事然後享此功但彼羨餘也有餘言此互相準而交相濟也得食正是通功處

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

按此皆不通功所致積於無用甚言功之不可以不通也子如

通之則豈惟粟布之相易而已哉故下復推其說於梓匠輪輿○精言子不通功易事與子如通之是一捩一闔之

詞言除非不通功易事則農女各不相易雖不食士可也若果通之凡人皆得食於子而獨不食有功之士何哉此

空中振蕩文法更但不欲食士耳非真不許天下人通功易事也子不通功句莫作實語說

木工也輪人與人車工也

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

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說統於此有人焉一句極重蓋吾道當昌明之時即繩趨尺步不見所係之垂今

異端蜂起邪說橫流此乾坤何等時於此乃有人焉起而

擔當世道其功之大為何如○守字待字俱要理會楊墨

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此便是繼往開來孟

子實皆自任。○先王之道不外仁義守與待即在入孝出弟上見。○授事親從兄固是仁義之實然先王之道所該者廣孝弟乃其大端耳如云為仁義便自可以該之。○說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是何等大功豈僅區區可以得食。○就通功易事常理言舉斯世之所不足而上以有餘補之則亦通易之大者而更以傳食為泰由更之見是此人直不得食於子也。○而字一落千丈末二句便隨手而起得食於子。○是子尊梓匠輪輿也。○不得食於子。○是子輕為仁義者也。○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怪而詰之總因更創傳食為泰之說故通節連下五子字從他自已身上重重盤駁都是空中虛設議論非謂更果有權能如此能不如此也須善會。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

之集解更初謂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是主於食功矣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功處彼却逃之於食志意蓋以孟子斷

不可說士志在食也殊不知士固無求食之志而人不可不食士之功○翼註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

勿泛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之○或問孟子之論

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曰食志而不食功則正士曰遠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

以加諸為仁義者上矣○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

食而為國者知其有功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為有以賴其用而可祿○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其

志是率天下而利也○條辨彭更始為無事而食之譏今復為志非求食之說兩相矛盾孟子所以設為食志乎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之食亦音嗣

塤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塤言無功而有害也說約毀瓦畫

夫求食言毀瓦畫塤者之志亦在於求食則既曰食功則

將何以處之蓋其詞以見志之不可徇也既曰食功則

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集

當時溺於功利之習而不知聖賢之有用見孟子所至稍

見尊禮養其從者則疑其泰而孟子姑明其非泰及言士

無事而食則亦姑與明賢者之有功而巳究竟當時之君

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論食論功不過因問而答耳夫食

功天下之通義而彭更逃其說於食志然既曰食志而又

不食毀瓦畫塤之志使果食功而安得遺繼往開來之功

二節反覆辨難明於梓匠輪輿而不明於為仁義者非尊

彼輕此而何亦可悲矣此章與王子墊問士何事公孫丑

問不素餐兮章當參看

何惡去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

何惡去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

天下疑即此時也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輯語王者以為義所以但望人好

者之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與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益人之疾也後世人心與三代懸絕只是這些子○吳因之曰葛伯率其民下全要見童子以無罪見殺引葛伯仇餉正為匹夫匹婦張本非僅證其有是事也○條辨孟子為要說湯之征葛有奚為後我之望後來無罰之喜因先將湯之憐葛仁葛曲意從葛處皆寫得痛切方見仁君有胞與天下之心乃有無敵天下之畧而宋以暴虐之師欲與霸業自有必亡之道矣○葛之無道豈止不祀一端而不祀乃其大者得罪於湯亦豈止殺童子一端而殺童子乃其甚者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或問湯復仇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為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

孟子集註卷六 滕文下 六 敦復堂

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條辨暴虐及於童子，且及於饋餉之童子，則不道已極。故雖非單為殺童子而征，而其興師之名實自此始。○按為匹夫匹婦復讐，據本文只應說童子之父母，然當是時舉一葛伯而天下之為伯者尚多，舉一童子而天下之無辜見殺者不少，故為匹夫匹婦復讐乃概天下而言，方與上文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及下文民望民悅相應。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趙氏息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革、頤、既、伐、昆

吾夏桀，韋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餘已見前篇。』新安陳氏曰：此遂伐三國，凡六伐，餘無可考。餘已見前篇。湯行王政，而王之事也。○吳因之曰：此與多謀章詞同，而意少異。彼重為政於天下，此重望以為君，各有所指也。○韞語：征葛與伐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密崇，豈為誅紂哉？有謂欲伐夏而以葛為端，則不特伐夏為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條辨湯固非先有伐夏之心，而後伐葛以為之端。然桀之惡致民有時，日曷喪之怨，則其勢已不可緩，而天下之暴虐不道如葛者，又有韋顧昆吾之類。湯既征葛，斷無中止之理。而時至事起，聖人亦何得而辭之哉？觀其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倘有一國之無道不誅，一國之民不弔，聖人之心，何以克安而仁之所被，反有不及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

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立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
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

與今書文不類說約孟子引書亦只順口取大意或兼已說夾和言之不必全憶本文觀此類可見

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

者如奄與五十國之類者其荼毒士女之罪見我武與師之由匪與篚同立黃幣也紹

繼也猶言事也彖引紹何以為事蓋向日事商則繼事周矣言其士女以匪盛

立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

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

也臣附歸服也淺說其士女皆篚厥立黃以迎武王之師且曰吾紹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

休也於是皆臣附於大邑周焉說統匪厥立黃三句狀民情之悅紹我周玉係士女之言我親之之詞大邑周尊

之之詞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

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

暴虐耳條辨而已矣者言只是取殘民者誅之此外更無他事一見武王救民之心一見無富天下之心按

註中不為暴虐四字正而已矣三字言外意推原君子小

人所以來迎之故也○集解通節作一順一逆看有攸不

為臣五句從綏厥士女說到士女來迎是順舉書詞見征

綏不兩時不是既征後綏如後世還定安輯之說其征處

卽是其綏處便可想見取殘救民之心其君子以下乃是

征以綏士女也。總以見王政之得民為末節。欲以為君立案。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

細民也。翼註其君子是商之臣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帥其小人是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卒徒。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

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

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曰：此武王

也。○說統引太誓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也。○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者。武

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于湯為有光也哉。○條辨于湯有光，見武王鷹揚

者定之功，較湯更為光顯，乃史臣稱贊之辭。按此與前說實可相通。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

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說統不行王政云爾，是直

斥之辭。齊楚雖大，句正是抹殺他小字。○谷訂宋不行王政，只在不為百姓上見得。中間引湯曰為匹夫匹婦復讎

日誅其君弔其民，引武曰綏厥士女，日救民水火而宋則但知爭地爭城而已，以是知其實不能行王政也。○精言

苟行王政，承不行王政作轉語，亦即指宋說。非就湯武事而泛論也。下有齊楚雖大句，可見此虛設之辭，說煞不得

然必謂孟子不望宋行王政亦非。○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

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

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南軒張氏曰：萬

章之問意者宋之君臣見孟子談王政而以爲迂濶遲久之事懼王政之利未見而齊楚之禍立至故以爲疑是未知王政之所以爲王政者也故孟子引湯武之事以告之可見人君果行王政天下方將傾慕愛戴而恨其征伐之不早又何強大之足畏哉嗟乎後之人君其無以王政爲迂濶而不務其無以敵人之強大爲可畏深味孟氏之言以究湯武之心則其綱領可知矣。問趙氏註脩德無小暴慢無彊晁補之曰脩德無小能脩德則小可大暴慢無彊遇脩德則彊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

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集解首句虛提

起正體貼他薦居州意思說來說箇欲王之善便見王未必卽善說箇子欲王之善便見王所諸臣未必欲王之善下將學語借喻要意全在一字衆字上莊嶽是箇齊語之區正照衆字說卽所謂長幼卑尊無非善士也數年見善類多而涵育久久意只在多內若只一薛居州且不能多矣違問其久求齊不得便含下誰與爲善求楚不得便含下誰與爲不善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精義

曰君子寡而小人眾未有能立者也而欲有益於其君難矣哉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眾不然則是使孔

顏盜跖相聞於前孔顏之不勝盜跖無可疑矣可不慎與

○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特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於朝

在君之前後左右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

○吳因之曰味一謂字可見居州之善不勝實知之未一使字又可見居州之進不勝實引之而王所非莊嶽長幼卑

尊不必皆齊人與王為不善者常多與王為善者常少此一齊之傳所以難勝眾楚之咻也引而置之責在不勝而

已○莊忠甫曰欲輔王於善者必先使王無為不善欲使王無為不善者必使王無與為不善故將明揚側陋者先

宜肅清君側若用姑息調停而使忠佞同朝賢奸共柄其究也小人曰親君子曰疎疎不勝親則善不勝惡而君卒

為蠱惑而已此一傳眾咻之說也即不勝之身且未知所以自立如薛居州何哉又如宋王何哉○甯軒張氏曰人

君莫重於所與處蓋上智賢明之君小人自不可得而適其所與處者固無非天下之賢也若天資降於此不幸而

小人在旁薰染積習而與之胥變者多矣是以善論治者必本於人君之身而善救正其君者必欲多引善類與之

共處蓋望其薰陶漸染有以變革之也雖然君子難親而小人易狎不幸眾君子之間而置一小人則或足以敗類

使一君子而遇眾小人則且將不能以自立况敢望有益於王身乎愚讀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之語未嘗不太息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語類問

言孟子不見諸侯何故千里來見梁惠王曰以史記考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來者亦是勞憫之辭

爾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如平日在諸侯國內雖不為臣亦
有時去見他若諸侯來召則便不去蓋孟子以賓師自處
諸侯有謀則就之如孟子一日將見王王不合使人來道
我本就見緣有疾不可以風不知可以來見否孟子才聞
此語便不肯去時坐間有楊方縣丞者云弟子稱其師不
見諸侯必是其師尋常如此其見梁惠王亦須有說但見
人不肯便信他說話只管信後人言語所以疑得孟子如
此。○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明
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
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
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按此條似轉將
孟子自重之義說鬆了當是未定之論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

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呂氏春秋段干木晉之馯僧也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

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間則式之其僕曰君何為式
曰此非段干木之問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得不式。
文侯往見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
踞於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
祿則上卿欲責吾禮無乃難乎。泄柳魯繆公時人說苑
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在
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志不
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
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不然徒徼國君之榮也。文侯繆
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

也迫謂求見之切也。徐辨註蓋未為臣也何最當着眼為

辭不為臣則有抱道之高雖自守其身而不為過已甚亦
只是在不見中守之太嚴非不義之行也。○迫斯可以見
然不迫則不可以見意亦在言外。○說統二子不可說壞
他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生二子後目擊君貴士
敦復堂

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踰垣閉門之甚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要不得目之謂非義。語類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干木踰垣泄柳閉門是皆已甚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饒贖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

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

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規惡去聲矚音勸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按可見之節節字從上迫斯可以見生來

所謂聖人禮禮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

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義精

楊氏曰段于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為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矚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矚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揚子謂拙身以信道非也。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彜不可矜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惡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亦不屑之教誨也天地之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存疑孔子矚亡往拜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遷朱孔子不為已甚此處固只重答拜不重矚亡然本義只歸到不為臣不見上惟迫斯可見不迫仍不見也陽

貨先豈得不見。不見先仍不見也。若從不見說到見語，意便鬆實。從見看出不見語，意才緊。才與本旨合，接入末節亦矣。
融貫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業反

報奴 簡反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
脅肩諂笑欲得

權豪之心，費多少精神。
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打點故曰病于夏畦。

也。赧赧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

辭也。
未同而言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赧然見於辭，色赧赧正是良心難昧。然即此明知可恥而明自

蹈之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所知。此二項總是便僻側媚，強以求合之徒。當時叩謁王侯者，大抵皆是此狀。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
孟子言由此二

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

往見之也。
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

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言心聲也。觀二子之言而知其所憐所惡者如此，則二子所養決不肯枉道以徇人者可知矣。冥因之曰：由是二字最有

意味。當初枉尺直尋之人，只為看得區區名義不甚緊要，即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言，都是應世小節，何害通融。乃二賢或比之夏畦，或病其赧赧，則是吾身有必不可毀之廉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實。故曰君子所養可知已矣。

按所養言其平日涵養如立心光明持身正大謹守孔門家法視世間枉已求合之徒自不覺其惡之深痛之切也然本節語意却不重二子只重二子所譏之人之可恥觀總註自明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輔氏曰與其污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干木泄柳猶為狷者也。按總註是撮大意說通章上下文勢相承總以印合古者不為臣不見答公孫丑何義之問結尾要於所養正以深鄙汙賤之徒作通章歸宿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

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

也已止也條辨分明只是箇未能耳却以今茲二字作遮飾究竟未能二字下得實落今茲二字下得寬

鬆不善着解者以未能二字為今茲推諉則已將未能貼在今茲上似今茲後猶有可能也善着解者以今茲二字為未能遮飾則另將今茲安在未能上惟未能故不覺同護今茲也同護今茲實是未能遂有無日不今茲者矣。精言什一去關市之征此必盈之所嘗聞於孟子者故以今茲未能來遮飾不然盈之并無此一番周旋矣。請輕之是未能轉灣以待來年是今茲退步總是老大不以孟子之言為然。待字正與後文速字對照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滅也存疑孟子但欲辨駁必先設事為喻然後及正意。按

此以攘雞設喻直是隱隱詆他為盜為竊所謂嬉笑之怒甚於裂眚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說統
 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
 之以勇也輯語孟子下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曾知也
 知什一去征之為義便應知不什一不去征之非義既非
 義如何可不速已漢武吾欲云云故是謾語耳義利不
 兩立雖至義之事自計利者言之義亦為利盈之不能
 速已以利言也原未嘗知義義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
 箇可否斷決豈有半間不界依違瞻戀之義哉才如此便
 知其原在利上計較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既決然速
 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隨已而其非萬全而後已
 也計萬全而後已終無已時矣劉上玉曰不必說到
 來年未必已即來年果已其如眼前非義何按本文以速
 字破他待字是頂門針精義尹氏曰去害改過如救焚
 溺猶恐其遲也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
 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
 曰鑿與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
 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

望其君乎述朱貞觀六年三月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
 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車駕獨為避暑
 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
 有所未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
 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
 然今行期已成不可復易願速示返期以解眾議按唐太
 宗本善納諫而馬周云云深中情理何患不入而復為遷
 就之說耶故楊氏引之以為知非義不速已之鑑南軒
 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避也如探湯
 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從義也如饑渴之於飲
 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
 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之說則
 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
 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脩身至於
 治國智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

語類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陷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申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已也○蒙引要知其所以不得已處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知此則知聖人之所以不得已處○說統公都子說孟子好辯病在一好字孟子說箇不得已便見得不是好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已之故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

之常也此常字只言是理之必至非常變之常○綴菴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

也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一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四書通古人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存疑輔氏說堯之亂純是氣化孔孟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人事相兼愚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人事未脩是未嘗無人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實未嘗無蓋孔孟之生關係萬世又非可以一時論也○張何初曰世界原是生生世界此點生意即當洪水夷狄時常留天地間有絕即生所以亂極之日便生一箇聖人出來挽回幹濟乃知亂非亂也正天所以昇聖人治世之權也古今以來天下實是聖賢所造之天下聖賢若不擔當天

之生機絕矣故孔子栖栖皇皇孟子不得已而與世辯。輯語治亂是說主持幹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幹旋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這一治都在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或問小註一治一亂與一陰一陽文法一例彼在迭運上看兩一字此在反覆相尋上看兩一字惟一治一亂反覆相尋是以撥亂反治必須有不得已之人在。條辨天下之生二句喫緊尤在一生字聖賢撥亂反治也只是欲天下之生。新安陳氏曰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

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泮水警余泮水者洪水也泮音降又胡貢胡工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倒流自下而上旁溢則左右四出也

○精言水無不下其道然也逆行則下流壅塞無所歸耳此是水不治大頭腦下文掘地注海去其壅塞使之就下而不至於逆行也氾濫因倒流而旁溢總在地上行而不由地中朱子謂禹治水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漸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故掘地注海而後水由地中行閭百詩云掘地注海所謂下面之水漸殺在所先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則所謂上面之水漸淺在所後數語最明了蓋江淮河漢皆海上流先從近海處導其委以泄水使有所歸然後江淮河漢次第就治由地中行矣下故水逆行是下流不治氾濫於中國是上流亦不治也下

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民無所定不得平土而居也須看所字定是安穩不移為

巢為窟則播遷無常也上下以地勢言隨處皆有不必要上流為上水下流為下也無所定固因水使然亦避龍蛇

兼帶龍蛇說書虞書大禹謨也天禹謨帝曰來禹泮水

此舜美禹之辭洪水之災雖自堯時始既舉舜後舜即引為已責也按節首提當堯之時則此語即屬之堯亦可但

敦復堂

須稍一斡旋或只領取大水意註明洪水自得

之害天生者也聖人以為警余全是畏天憫人心事所以挽回脩救之功萬不得已孔孟之懼正同此心源此

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西書通自

澤水自係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所以

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輯語堯時一亂與後世人事

感召之亂不同山川崩涸日月薄蝕以數求之皆有定

法常度然帝王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天人感應

之由責在帝王無可推也

而居之魚反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

掘地掘去壅塞也凡水本皆以海為歸自洪水逆行積為

得而理故禹惟先治下流開掘水道菹澤生草者也

因地制宜導之入海而水乃得所注菹澤生草者也

以見非舟楫往來之所也先是水逆行汜濫是處皆成澤

國蛇龍逼處亦不辨何地為菹到得水既注海蛇龍乃惟

菹可以藏身日驅日放雖此間自有施為地中兩涯之閒

要亦以水退而蛇龍自舍此無所容耳

也集解水由地中二句是舉成功言重由地中不重行字

禹掘地是治下流之水先從近海處導其委以泄水使有

所歸江淮河漢皆海上流至此則上流之水次第盡治矣

蓋治水之次第先必自下而上後則自上而下不自下而

上則淤塞不除九州之水混合為一無處下手若下流已

泄江淮河漢各露涯涘復為之疏濬開導然後一水之原

委皆清方能安其常而若其性故又當自上而下考禹貢

一書先統叙禹治九州之大畧除首冀州王都而外則先

兗青徐揚而後及於荆豫而後及於梁雍所謂自下而上

敦復堂

也後分叙江淮河漢一水之始終則必先其原之所發次及於流之所經而後及於委之所會所謂自上而下也河是北條之水江淮漢是南條之水上句是稟說水無不治四水乃至大難治者故特舉之以著安瀾之慶是也二字分明有按圖指掌暗

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險阻二句足上文意以起下人得平土而居險阻既遠承掘地注海見中國絕無氾濫之區矣鳥獸害消承上驅蛇龍放蕘見不獨蛇龍凡鳥獸皆不得逞其害矣人得平土而居與上節民無所定三句相應玩然後字見當日費許多精力方能至此不得已神情從可想見○李安溪曰掘地而注海者決九川距四海也由是氾濫中國之水皆由地中行而為江淮河漢所謂濬賦滄海距川也驅蛇龍先除為水害者也由是交於中國之鳥獸皆與險阻俱消伯益所以繼禹而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也治水則先下而後上去害則先重而後輕按去害意亦須併入治水內故後文只言禹抑洪水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自是本節主眼○新安陳氏曰洪水相參者也○

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

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

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

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

紂而又一大亂也集解此節層遞說下歸重末二句為下節周公相武王張本首二句是過脈暴

君代作五句一截壞宮室等總叙代作中事已包夏商言之邪說暴行下五句為一截一氣注下即屬紂時說矣暴行通上下君臣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義理然後暴行始興故先言邪說又作對上代作內包中間治時說園囿汙池

即上截所云而一多字又加禽獸至是比前更甚了兩必
 字相應惟其又作所以又亂也○靈源輔氏曰此一亂氣
 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
 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無以復加矣故直推
 至紂時言之想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大虎
 豹犀象之害也○輯語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
 也輔氏謂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云云此說亦太泥孟子
 約舉古今治亂之槩不是定治亂之數止於此也只將從
 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三代時
 放代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桀
 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畧而別生
 躋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為欲夸張武
 周故且置湯尹也○精言節首於堯舜既沒下特提聖人
 之道衰後又云世衰道微又云孔子之道不著又云閑先
 聖之道屢提道字可見自古聖賢擔當世教維持宇宙止
 此一道上善治則道行下有善學則道明自堯舜以至
 孔子無二道也本節聖人之
 道四字是其提綱挈領處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

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 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纂疏奄在淮夷之北○存疑 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

飛廉紂幸臣也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之 ○輯語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

北不受詩人忠厚之至而其嫉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隅而後戮之也五十國皆紂

黨虐民者也翼註誅紂是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 幸五十國是紂之黨三平看誅紂至滅國五

十是除人害驅虎豹句以紂所豢養言是除物害天下大
 悅總承悅其無人物之害也○集解節首提出周公相武

王便是以周公作主分兩段看大悅以上叙其驅除之功
 書曰以下明其制作之功愚按兩截自是相承下截乃足

上截書周書君牙之篇君牙臣名穆王命為司徒此為誥

之意命之辭我後人即穆王自謂也

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

壞也淺說周公相武王不特為民除害以得天下之悅而

已想其民害掃除天下一統必有大制作以致天下

之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所以信啓我後人者無一事不

出於正大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密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

大矣當時太平之盛何如哉慶源輔氏曰正可為也無

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凡所以正德利用厚

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慝之法無一之或隳然

後可以為無缺至戰國時則道墜於地而無復有存者矣

○集解本節並無文王事而引書言文謨之顯在書旨自

是文武並重引來却重武王而實專重周公蓋武王有承

文之烈而周公則相武王以成其烈其必并言佑啓我後

人咸以正無缺者蓋定亂之功武王時事而制禮作樂法

度無不畢舉則皆周公成武以成文者也觀後文兼夷狄

驅猛獸而百姓寧固只重除人物之害然百姓所以永寧

而得成其為一治之功者實係乎此故必并引此以終周

公相武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

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

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

禍又慘矣世教衰而不振王道微而不明權謀詭詐反常

逆理之說興替竊好尤悖倫亂經之行作弑君父即暴行

之極此禍不但在民生直在民心上○條辨惟其世衰是

以道微惟其世衰道微是以邪說暴行又作必以此指周

敦復堂

室東遷以後者蓋周末東遷賞罰號令猶及於天下邪說
暴行未至猖獗弑父弑君猶有所憚而不敢為惟東遷以
後遂不可問而春秋之作所以託始於平王也○精言弑
父弑君逆理反常於是為至兩有之何等深痛孔子安得
懼不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

要皆天子之事也

新安倪氏曰書臯陶謨篇云天叙有典
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言天子治天下之事孔

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而為後世法也
○紹聞編胡氏解天子之事以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為言

者典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道也春秋中是是
非非欲以明此而已禮即國家之典禮如祭祀征伐朝覲
會同等事是也春秋中有關於典禮之得失者則書之命
德討罪是善惡功罪之所在當黜陟當賞罰一奉乎天命
天討而不敢私此四者是天子之事自古聖人以此治天
下立人極到春秋時都壞了孔子作春秋以寓此法其大
義則孟子以一言盡之曰使亂臣賊子懼而已○存疑春
秋如何見得是天子之事如天王下勞晉侯則削而不書
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皆所以存君臣之分
也可見其惇典也名宰咺歸賙以譏亂法書履緌逆女以
志變常所以定眾妾之分嚴大昏之禮可見其庸禮也召
陵之師書次書來盟以序其績城邢之役再叙三國之師
以美其善此是其命德也討罪意尤明白凡春秋所取者
皆是○集解奉行天道謂之天子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
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
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
春秋天子之事為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孫辨胡氏
謂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寓字甚好不遇春秋自明是非
敦復堂

之公而王法自寓焉耳非代天子行王法也惟王法即寓於是非之中此亂賊所以懼也惟只是非而王法自寓此道存而法即存而非侵權以行法也註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乃就罪我者而言非孔子本如此也○愚按節首孔子懼三字是作春秋緣起上一句自貼定孔子說下乃就春秋一書畧作提筆明其為天子之事此固以道言然位字一面正亦不容抹蓋惇庸命討其事自屬之有位而兼有其道之天子當時位不在孔子而道在春秋善善惡惡固是欽崇天道而無所私而帝王經世宰物之事悉該載其中是明以有位之事寓於無位之書故特隆之曰天子之事正見聖人之不得已而為此故隨引知我罪我之言以深著其義講家謂專以道言愚竊謂道自作主宜兼貼位則下文知罪一齊攝起是故二字方可直接若專貼道則於義不全而承接亦難於融洽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

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吳氏

程曰以慮後世一而知聖人者君子也故幸其存天理遏人欲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也故戚其不得肆欲○存疑是故字要說有着落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替也知之者君子也罪之者小人也○紹聞編周子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知我罪我皆在於此知我者知聖人此心也罪我者則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聖人自以為竊取則不知而罪之者有矣聖人以人之罪我亦在是宜矣○馮諱知我罪我二句聖人只以明其不得已之意耳孟子引此申明上文天子之事東萊呂氏云邪說暴行天下所同見聞而孔子獨懼何也手足瘋痺雖加管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人皆瘋痺而孔子獨無疾是以懼也春秋成而亂賊懼猶倉佗和緩療以鍼石血氣流注復知痛癢也由此言之則是知孔子者恍然於孔子之所以懼而懼也罪孔子者罪之心即懼之心也盡天下之人無不懼則人

心正而邪慝不作此春秋之成所以為古今一大治也。湯霍林曰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有警於人心重在都

有所警上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愚謂孔子作春秋以

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

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

之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禹周矣。新安陳氏

曰孔子雖不能與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

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

於有言者也。語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

何緣便懼且何足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

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

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

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

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言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

褒貶榮辱人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

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

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凡例加某字

其例為如何去某字其例為如何得盡是胡說問孔子所書

詞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曉筆削不得曰想得孔

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筆削之意三

家懼其久而泯沒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既久是以不無

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

夫人孫於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

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攔過住他使之不得侵齊桓

公死又得晉文公攔過住如橫流泥濘硬做隄防不然中

國為滄浸必矣此等義何難曉問讀春秋之法曰無他法

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

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

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

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

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拆衷看便見

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

耳問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深蘇子由教人看左

敦復堂

傳不過只是看他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
 輯語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於天下而有弒逆之亂孔
 子作春秋其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
 皆知亂賊之不可為故為一治若謂孔子毫無筆削褒貶
 則仍是魯史之春秋與乘輿檣杌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
 之作而為一治哉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直
 書者即筆削褒貶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褒貶之說字字
 有微辭與義也湛甘泉乃云若筆之削之烏在其為魯史
 之文哉吾則謂若無褒貶筆削烏在其為竊取之義哉孟
 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為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
 然何罪之有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
 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

相食

橫為皆去聲
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

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

絕是亦禽獸而已

語類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

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
 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誰教
 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
 故欲兼天下之人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
 親則當先救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
 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

也。按末流二字於本文語氣尚鬆。○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輯語楊氏為我。其初指但知有利。即是無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二本。即是無父。正為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本善而立說有病流弊為害也。按楊氏為我便不是無君。墨氏兼愛便是無父。無君便是禽獸。三是字都是就他本分勘定。○集解聖王不作。是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之由。而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緣起也。聖王有作。諸侯何敢放恣。諸侯不放恣。則處士何敢橫議。處士橫議。皆揣摩諸侯以行其私。有橫議而諸侯之放恣益甚。夫然後楊墨得傲然立說。而無所顧忌。通節以處士橫議句為綱。以為我兼愛為案。以無父無君為斷。以率獸食人二句為結局。○按處士應即主楊墨輩言。當日蘇張之徒。求富貴利達。朝秦暮楚。並算不得處士了。說

箇處士自是窮而在下。當聖道不明之時。倡為異說。以簧鼓天下。而楊墨其尤烈者。故於處士橫議。隨接楊墨之言。盈天下。而孟子所距而絕之者。亦即專主此輩而言。○說統楊墨之言。盈天下。此且就楊墨倡議說歸楊歸墨方是。天下靡然從之。○是禽獸也。截上斥公明儀之言。義見首

篇。引公明儀之言。是承上禽獸字。只借其率獸食人句起

子却以楊墨之無父無君為獸。以無父無君壞人之心為率獸食人。○語類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俚俚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

今他初問也何嘗有啓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此耳充塞仁義

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說統不息則不著正見得彼此勝負間不容髮處邪說誣民二句即是申解上二句意玩是字自明○精言始因孔子之

道不明天下所以有楊墨繼因楊墨之道不息天下不知

有孔子彼盛則此衰權衡之勢然也○按仁義本民心所

固有而楊墨以其邪說誣之楊氏義非其義不獨誣義并

以誣仁墨氏仁非其仁不獨誣仁并以誣義民但見邪說

之充滿於前而固有之仁義盡為所窒塞而無由自達

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

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存疑無

是指目前說不是流弊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方是流弊○

集解率獸食人二句亦須作兩層看率獸食人謂楊墨倡

率禽獸之教以害人心已是眼前實禍即註所謂人皆無

父無君以陷於禽獸也人將相食則以將來究竟言謂自

此人人之心皆壞而相戕相賊無有已時此則註所謂大

亂將起也將字是決辭不是疑辭按此較存疑更明劃

此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

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

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為我

賢擔當作册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

集解吾為此懼四字與孔子懼三字相應正見其心

法之一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也此字緊接上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正見大亂將起不得不懼通節以閑先聖之道句為主距放尤所以峻其閑衛之防閑如衛守城邑不使賊來侵害此內脩之功距放則聲罪致討使片甲不留乃外攘之事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淫辭即邪說以其說之浩瀚放蕩故曰淫放即所以為距也邪說者不得作緊項上句言必放之使不得作而後已此句乃孟子毅然自任之辭中流一柱砥障鯨波是何功力確然下不得作三字分明楊墨之徒亦因以不敢猖狂其說如折告子而性惡之說窮闢許行而並耕之說絀所謂辭而闢之廓如也○以上孟子自言其懼而以距楊墨為已任下乃推言楊墨之害及政事以事所行政大體也
事者政之目政者見距放之不容緩

以必使邪說不得作者蓋此邪說若不為之距與放使人作於其心而心為所蔽以陷於一偏則必害於其事既害於其事則必害於其政故必力辯其非以嚴絕其害雖使聖人復起亦必以斯言為然而不以距放之言為無益之辯外人安得以好辯目之○語類不動心章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此處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愚按害則俱害先後亦互文見意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耳然自微至著自於此較貼切

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集解禹周之一治其功顯孔孟之一治其功微集註於禹周下曰此一治於孔孟則曰是亦一治而亦字正對禹周言見無容伸彼抑此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
申不害韓非俱本黃老喜刑名法術之學
佛氏之害

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墨氏兼

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

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

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申韓則淺陋易見故

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

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語類當時如縱橫刑名

他只壞得箇麤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辯時舉

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

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

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

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

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禮

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

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

十餘條而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

而僧絕其類其二則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

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

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又曰釋氏有出家

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只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

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

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

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碍觀第三事事無碍觀譬

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是釋氏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或問小註此一節總束禹

敦復堂

世之亂而治之如此蓋皆有以見其責之在已不可得而辭焉者須要得提唱意○西山真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使聖人不竭力維挽則天下之亂不寢而天下之生幾絕豈得已哉○愚按高唱昔者括叙三聖人胚胎不得已講家或云為我亦欲引線或云為承三聖立幟要之大指如是二說無所異同○蒙引按誅討伐奄節不曾說有夷狄然奄在淮夷之北滅國五十中亦豈無夷狄說兼夷狄則中國之害及百姓者可知○紹聞編唐太史云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於弑逆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其心而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膈之於隱然而在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其弑以懼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潛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謂也此論最見得孔子作春秋有功處不然亦已往之空言何以為一治

詩云我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蒙引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乃夷狄之教在所膺者也不連上意○說統引詩不重周公上只申言楊墨之當膺而已之辯不容已耳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

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

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精義伊川曰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彜

然亦惡亂人之心。○語類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為。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四書通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弑皆災禍之害於勢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日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深惡而力救之也。

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

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或問孟子之誠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為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此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

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眾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眾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語類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或問小註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慶源輔氏曰重言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後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愚按邪說淫辭上文已見正人心則對上作於其心。詖行則本土害於其事。害於其政固是歷歷相承。本文却與錯綜枚舉自合提起。正人心與邪說有彼盛此衰之

勢卽上文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而誠行淫辭則又皆邪說所致蓋說既邪僻則行必偏誠辭愈淫蕩故息邪說正所以正人心而距誠行放淫辭又卽所以息邪說以正人心者此中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已悉或問中但下三項須更與剔清主從耳或有劃作兩截謂人心不正則邪說益張誠行日熾則淫辭益甚非不對待分明然終不若專主正人心併歸一線覺得我亦欲三字至以承三聖者爲能一氣貫注耳○此節精神結聚在以承三聖句說箇以承三聖是何等擔當此辯如何已得覆繳末二句一腔熱血一片苦心和盤托出矣○蘓氏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爲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孔子孟子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失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

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

道是亦聖人之徒也

或問小註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

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爲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文集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足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西山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

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
 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
 諛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此對照當時議孟子好辯者發
 或問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
 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
 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
 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
 不畏哉○語類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辯是如何與他有甚
 冤惡所以闢之如不共戴天之仇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
 了自不與捉這便喚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
 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一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
 也可恕這只喚做賊邊人○焦漪園曰人人與之為敵
 他便無所容於世而其害自息此孟子真懇屬意處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
 於後世精義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
 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故孟子辯邪說

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
 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新安陳氏曰聖賢
 反世之亂而治之

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
 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萬世孔子曰予欲無言終不能無
 言也作春秋以為後世法猶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
 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學故也至於孟子則時益降異端
 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
 猶未達况於外人則其闢楊墨烏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
 辯蓋有大不能已焉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又
 以能言距楊墨望凡為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
 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
 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

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復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舜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周公相武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計之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

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蠶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

只此六字便是與仲子反照下

斷於陵地名蠶蠨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或問小註廉乃人之美節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故章子取其廉豈不誠三字有信其必然意○述朱首句是總骨下分兩項居於陵言所居之廉三日不食以下言所食之廉後孟子亦分辯到底○蒙引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如此故難之而贊其廉孟子則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為此苦節故斥其悖謬而不成其廉也夫廉只是有分辨不苟取耳而豈用無故辟兒離母至三日不食以求延喘息於井上之殘李哉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

慶源

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

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

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

廉耳。按仲子惡能廉句是就正理上斷盡仲子一生充仲子之操二句則就匡章之所以廉仲子者而見其操

之不可充則則蚓而後可正甚言其不可也○南軒張氏曰要充其操除是蚓而後可縱然如得蚓來亦於世何補而况乎其必不可也

此孟子子啞之之意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

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蚓之所食所飲在是則所居亦在是此二句正見人之萬不可

以如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

室食粟。此句正貼本文槁壤黃泉二句內說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

如蚓之廉也。蒙引以仲子之廉何至疑其所居或盜跖之所築所食或為盜跖之食曰明其所居所食

之不能義於其兄之室兄之食也但合意不露後二節方盡發此意○條辨即窮仲子之操問及室粟足矣忽然窮

及築是室樹是粟之人豈不為苛殊不知孟子先有以母則不食以兄室則弗居一段議論在胸中故必窮及築樹

何也不問築樹則妻食何為廉於母於陵何為廉於兄也是未可知亦不限定是盜跖之所築樹然萬一出此仲子

何以解免○愚按暗對母兄自是孟子意中語在本文只是且就他居食詰之有居食則必有築樹有築樹則必有

義有不義以見不能如蚓脫然無求耳至匡章代為解脫方與他直揭要害提唱分明○翼註細玩孟子此章俱是

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槁壤

黃泉之為潔此文字最巧最深處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 纊音盧

辟纊也纊練麻也

條辨言織屨辟纊之所易見其當下無不廉不必問及所築所樹意○按織屨

辟纊章所噴噴殊不知仲子齊之世家正無須此故孟子復歷歷正告之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

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

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願曰惡用是鵝鵝者

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

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頻與輦同願與蹇同子六反惡平聲鵝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

蒙引孟子此數語非

為仲子叙世家也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兄之室為可

居而非不義也○條辨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以兄之室

為不義之室以字為字是仲子胸中所見如此然以此為

不義却以何者為義便見他操之難充意而不食而不居

這不字便自見得斷然不可居食然則又將何者而可居

食乎此節只重此四句下但引其事証之○辟兄離母四

字在本章却不重不過就其操之不能克以窮之未論到

亡親戚君臣上下大本有虧不得以小節為廉意然孟子

於序事中着此一句正不曾放鬆了他此論歸自於陵歸

之所以有根柢也按此自為其罪狀大主腦歸自於陵歸

-5 193 43 918" data-label="Text">

也此自是天性已仲子也鵝鵝鵝聲也頻願而言以其兄

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叙及出哇為以母則不食起案

下斷○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

其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

-5 183 33 918" data-label="Text">

其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

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甚與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非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文集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為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愚按以上二條皆因司馬溫公之說而論之。義極精辭極正。但孟子本意自在仲子不義章方明說出此處。雖連撥兄母然止因匡章廉仲子而援是以起下不能充之意。看書須各認地頭不宜夾混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

先將不食母食不居兄室坐實其操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

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次就妻粟於陵點明其類類即操中之類

也。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後將四句拍攏以見

其類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充其類言由母食不能充

無可食由兄室之類充之而至於無可居不能充言不能由不食不居而充之於所食所居也。○韞語仲子非不欲

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蚓而後可。○愚按前言蚓而後可蓋以理懸斷之而知其有所不可

此言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則以事實必其無求自足。如按之而斥其有所不能語。更徧搜得盡。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

集解若仲子者二句與前充仲子之操二句應操曰其操見不過成其為仲子之操人之操可充而仲子之操不可充以操不成操也。蚓而後充非以蚓責仲子也。仲即為蚓。豈尚得為人乎。孟子正就他不能充其操窮之見非人之所可為以明仲子之不得為廉耳。慶源輔氏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蚓而後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或問小註末一節不重仲子廢兄母之倫只重在不能充其操上。淺說孟子此章之意只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辨其不得為廉其辟兄離母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者猶未暇深非之也。蓋廉者有分辨不苟取耳。仲子以齊之世家無故而三日不食欲何為耶。縱不辟兄離母而為

此亦豈聖賢之所謂廉哉。使其固窮不受非義而困於飢寒斯可矣。東漢徐孺子非其力不食誰得而訾之。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

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

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倫之為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居愈於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眾人惑於其迹以為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冒為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深者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反覆闢之蓋有以也夫。或曰匡章亦黜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為重故視妻子為輕。仲子反視母兄為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矜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六終
其人愚按叅看自可若竟侵奪彼章之
義則非朱子所以列范氏註於圈外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六

五

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六終

